

版出月一年二六九一

# 風蕉

## 本期要目

良知的召喚者

于蓬

前夜

馬漢

海邊遐思

梁瑞明

雨季

原上草

死

陳孟

閒情

陳桃

日兒和月女

曼殊雙兒

芽苞

君紹

春夢

李萌

每份三角(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 111



## 編者的話

新的年頭來臨了，人間充滿新的生機。馬來亞雖然沒有顯著的季節之分，但，人們的心靈仍然感覺到春天的降臨；一周來，編者接到的來信和來稿也都洋溢着春天的氣息，這的確是可喜的，希望這春天不是短暫的，而是永恆的！

這一期，除了「薔薇園」一詩外，其他各篇均是本邦作者的創作。本刊的園地向來是公開的，對任何地區的作者均無成見，深盼熱心的文藝工作者踴躍的參加我們的耕耘工作。要想給馬來亞的文壇開創一個永恆的春天，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責任，而是每一個愛好文藝者的義務。

近日，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年青作者的埋怨，認為我們所做的培植青年作者的工作，不過是空口說白話。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誤會，編者覺得有予澄清的必要。本刊是一份一般性的文藝刊物，並非純粹的文藝習作園地，因此，本刊必須保持一般的水準，自不能以全部的篇幅來刊登文藝習作，但為了提高一些習作者的創作興趣，我們仍然每期闡出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來刊登一些比較優秀的文藝習作；以一般的文藝刊物來說，三分之一的習作園地已是相當的多，可是，對一些習作者來說，自然覺得這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過份的少。要想增多刊登文藝習作的篇幅，我們很難辦到，我們只希望文藝習作者能多多努力，使自己的作品達到一般的水準，刊登的機會自然也就多了。在本刊上，常常見到的陳孟、馬漢、魯莽、梁園、林蕙諸君，他們都是在數年前才開始執筆創作的，但由於他們的努力，在短短的數年間，他們已成為讀者們所喜愛的作者了；編者希望他們的成就，能給一些習作者產生鼓舞的作用。

去年年底，我們收到不少作者和讀者寄來的意見，大致都很誠懇，而且，不少建議都頗具建設性，綜合起來，有下列數點：一、建立良好的文藝批評風氣；二、多刊登文藝理論；三、增加篇幅；四、改為半月刊；五、報導世界文壇近況；六、刊登戲劇創作；七、多介紹現代世界文學作品。我們除了盡力實現大家的願望外，還要求各位多多的支持我們。

新的道路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攜手前進！

## 目 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雨季 (散文).....原上草 (13)
良知的召喚者——卡謬 (論文) ...于 蓬 (3)	死 (小說).....陳 孟 (14)
前夜 (小說).....馬 漢 (5)	吡叻河之戀 (散文).....林 霖 (15)
薔薇園 (詩).....彭邦楨 (7)	叮嚀和關懷 (散文).....張子深 (16)
海濱遐思 (散文).....梁瑞明 (8)	詩二章 (詩).....白 (18)
罪過 (小說).....集 文 (10)	天亮之前 (小說).....仁 政 (19)
空間之書 (詩).....愛 倫 (11)	閒情 (散文).....陳 桃 (20)
子夜 (詩).....子 穆 (11)	迎神的日子 (散文).....陳慧偉 (21)
晚渡 (散文).....羅 苓 (12)	日兒與月女 (小說).....曼殊斐兒 (22)
	芽苞 (散文).....君 紹(封底)

附 中 篇 文 叢 一 冊

# 良知的召喚者——卡謬

于蓬

卡謬是我們這一代的良知。

卡謬是太陽的兒子，他的一生都是朝向太陽。

卡謬卓然獨立，他能超越濁流，成為公正的發言人，他是一個具有獨立和完整人格的思想家，總之，他是一個真君子。

法國不但是個開遍藝術花朵的國家，而且，也是一塊文學的沃土。在這個國度裡，出現過數不清的文學慧星；巴爾扎克、法朗士、福樓拜、左拉、莫泊桑……，他們的作品不知豐美了多少人的精神生活。法國的文學作品在過去是璀璨的，在今日也是輝煌的，羅曼羅蘭、紀德、普羅斯特……等人的著作都給當代文學以極大的影響。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金是頒發給法國的一個作家，他的名字叫阿拉巴達·卡謬（Albert Camus）。這是一件令人十分驚奇的事，因為，在東方人的印象中，卡謬是個陌生的名字，而在歐美一般人的感覺中，認為卡謬的成就值得懷疑。可是，對一些瞭解卡謬和具有相當文學素養的人士，則認為卡謬獲得文學獎金是理所當然的。

卡謬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生於法屬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薇城，他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早年喪父，他在母親的撫養下，過着十分貧困的生活，由於他經常與窮苦搏鬥，他對於貧窮和困苦並不感到畏懼，他曾經說：「在我看來，貧困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災難……不幸的命運令我相信太陽底下有完美的東西，太陽又使我瞭解過去的歷史並非一切。」

由於家庭經濟的關係，卡謬幾乎無法升進中學唸書，幸好靠着一位在小學教導他的老師，幫忙他申請了一筆不算優厚的獎學金，他才能跨進中學的門檻。當然，他在阿爾及利亞大學唸書時，也是十分困難的；他做過法國政府的臨時職員，做過小販，做過巡迴劇團的演員，也做過經紀。生活的担子、功課的忙碌，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染上了十分嚴重的肺病，但他不悲觀，也不氣餒，他勇敢地向貧窮、疾病挑戰，結果，他勝利了，他拿到碩士學位，走出了大學的大門。卡謬的第一本書是「後面和右面」，那是用「行吟體」寫成的，是記錄他旅遊意大利等地的見聞和感觸；

第二本書是「婚禮」，是描述地中海附近的人民生活。這兩本書雖然是卡謬的初期作品，但，已明顯的表露出他的人生觀和對宇宙的看法。「沒有什麼所謂超人的快樂……我實在想不出天使的快樂有什麼意義。」卡謬說：「我要知道我能否毫不多餘的依靠我所知道的活下去。」顯然的，和現世紀的許多智識份子一樣，卡謬對世界的價值是否定的，對神祇的存在是蔑視的，他認為人類的環境是不可解和無法使之合理化的。

一九四〇年，卡謬到巴黎，於一九四二年參加了一份小型的地下報紙「戰鬥報」的工作。這是一份反抗納粹的報紙，編寫、印刷全是在地下的，為了怕德軍逮捕，報社每晚都更換工作地點；卡謬除了擔任編輯工作外，還負責派送報紙，他扮成小童、神甫，甚至還扮成女人、修女，到處送發報紙。卡謬的成名作「異客」和「薛西弗斯的神話」也是於一九四二年出版，這兩本作品奠定了他在法國文壇的地位。「異客」有中文譯本，刊在香港出版的「文藝新潮」第十五期上。此書的主角是一間阿爾及利亞公司的職員馬梭，他趕去料理母親的葬事，葬禮次日，他與女同事曼麗勞游泳、看電影、發生性關係；母親的死，女人的愛情，對他來說，都並不重要。後來，他與鄰居萊蒙到海濱去，在海灘上，他殺死了跟蹤萊蒙已久的一個阿刺伯人；他之殺人並非有意，因為當時烈日懸空，白光耀眼，使他有些精神恍惚，而且，那個阿刺伯人正拿着一把小刀逼近他，於是，他渾噩噩地殺死了阿刺伯人。當然，馬梭被捕入獄。如果他能在法庭上說明他殺人時的環境和心情，他可能得到減刑或免刑，可是，他卻不願這麼做，他在開審時，態度有如惡魔，結果，被判死刑。他並不感到傷心和失望，因為，他認為自己會經快樂過，而且，「目前仍是快樂的」，同時，他越覺得他平日所相信的「生命是毫無意義」的真理是可信的。這本小說並不着重於情節上的描寫，而是在表露卡謬的人生觀。它在諷刺一個傳統觀念：人類的行為可由已存有的道德標準來判斷。「異客」的主角馬梭實在是一個好人，他之被判死刑，卡謬指出，是因為他對法庭的倫理條文是陌生的；對法律來說，他是個「異客」。這種見解確令人驚異，但却使讀者產生一種微妙的同情。「薛西弗斯的神話」的內容和主題是與「異客」一樣的令人驚嘆，卡謬以「薛西弗斯」象徵人類的命運，「薛西弗斯」命裏

註定要把一塊大石推上山坡，不管他把那大石推得多高多遠，它仍要自己滾下山坡的，他只好不斷的進行那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把大石推上山去。「薛西弗斯」所受的刑罰就是人類所受的刑罰。卡謬特別指出這一點：人類的命運似乎是被無理的擺弄，但仍有拯救自己的價值的機會，他說，當薛西弗斯推石上山，石塊自動從山上滾下山坡後，薛西弗斯要步行下山，才能再把石塊推上山坡，在這個步行下山的期間，他並不需要做苦工，他儘有時間來對自己的命運作一番思索的工夫，如果，他能這麼做，他就有自救的機會了。

除了「異客」和「薛西弗斯的神話」外，劇本「嘉利居拉」(一九三八年完成)和「誤會」(一九四二年脫稿)，也極能表露卡謬的思想。「嘉利居拉」是描述嘉利居拉皇帝發覺宇宙是混亂的、多變的，無法成爲有秩序或有系統的，理性不能滿足人類的要求，整個世界是一個大「荒謬」，於是，他希望成爲一個「荒謬」的先知，來改善這個「荒謬」的世界。他把道德和倫理大加顛倒，懲處善良和清白的人，獎勵一切的罪行。嘉利居拉皇帝這種反常的措施，使人民領悟到「生命是荒謬」的真理。卡謬在劇本中，並沒有對嘉利居拉皇帝的行爲作任何的批評和指責，頗令一般社會的衛道人士大感不滿。「誤會」一劇和「嘉利居拉」有異曲同工之妙，它也是在向這個不合理的荒謬世界作精神上的種種反抗。

一九四六年三月，卡謬被邀到美國各地演講，一個出版家寫下對他的印象：「卡謬不高也不矮，身材瘦削，長臉孔、高額頭，面貌清秀；在我看來，他是非常的英俊。他的皮膚不黑，也不是棕色或橄欖色，他的膚色極難描寫，只可以說是具有一種罕有的潔淨。……我對他有一種感受，雖然他年紀很輕，作品不多，但他對世界的展望和對人生的看法，使我覺得他是個偉大的哲學家。」這只是一段短短的文字，但已把卡謬的儀表活生生的刻劃了出來。他在美國受到盛大的歡迎，美國人說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整個時代的青春的光芒。他於六月間返法國，進入加里瑪德出版社任編輯。此外，他還兼顧劇團的工作，不但編寫和翻譯劇本，而且，還負責導演的職務，有時，他還親自上台表演。

一九四七年，卡謬出版了一本相當轟動的小說：「瘟疫」。說它是一本小說，不如說是史實來得更妥切。在文學的觀點上，它受到相當的批評，可是，它却被認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舉足輕重的文學作品。「瘟疫」是一本集體難歷的紀錄，全書係記述奧蘭城發生鼠疫，整個城市進入緊急狀態，成爲死市，有一群由珍·達魯領導的外地人組成的志願救護隊開到奧蘭城，配合當地的李愛醫生參加救護的工作；隔離集中營、工作的限制、交通的困難……等等，反映出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經歷。在瘟疫肅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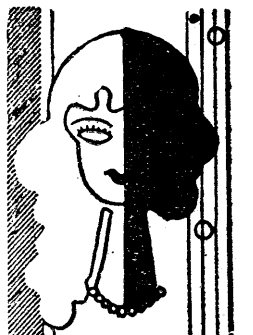
，「李愛醫生決定將這一段故事記述下來，因爲，他不願像其他的人緘口不言，他要替瘟疫的犧牲者說話，要讓世人回憶這一些加諸他們的不公平和野蠻的行爲，同時，也要簡短的說明在一段受上天懲罰的期間，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人類受到的讚美應較誹謗爲多。」有人說卡謬在「瘟疫」中對當時反抗納粹的人士表示敬意，有人却認爲這是一本最反宗教的作品，因爲，他在書中讚揚人類的力量，他描寫一羣人以赤手空拳向邪惡的勢力搏鬥，「並沒有對上天之父——那位對人開苦難採取冷漠態度、袖手旁觀的領袖——呼號和求救。」「人無上帝的幫忙，就不可以成爲聖賢嗎？」書中主角的話，引起許多人的共鳴。「瘟疫」被譯成十七國文字，卡謬因此名震世界文壇。

一九五六年，卡謬的另一部名作「墮落」出版，此書係描述阿姆斯特丹的一個中年人真巴提士·克魯門斯，他原是巴黎的一個著名律師，現在落魄，住在一間簡陋破舊的酒店裏；他糾纏一位旅客，此人是巴黎的名律師，似乎會是他的知己朋友。一連五天，他陪伴後者逛馬路、上酒家，在這段時間內，他訴說他是怎樣的從自滿自足的境地，墮落到發現自己的虛偽與玄想。這可以說是本懺悔錄，一般人認爲是卡謬的作品中最難懂的一部。卡謬在這部小說的結尾，說：「歐洲人不再是宗教的信徒了；他們是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但，他們之罪惡感覺仍然存在；他們不能藉『告解』，而令自己從罪惡感覺中得到解脫。因此，他們感覺到行動的必要性。他們開始嚴厲的裁判，把別人關進集中營，並大開殺戒。我的『英雄』便是一個罪惡良心的正確寫照。」這一段話很能表現出該書的主題。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革命，布達佩斯的智識份子向卡謬求救，卡謬放下一切工作，奔走支援匈牙利的革命，他設法照會全世界作家聯名聲援這個革命。他說匈牙利的抗暴運動，是「把本世紀最大的謊言粉碎了！」他甚至將匈牙利的革命作爲他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第一人」的結論。一九五七年，卡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授獎理由是：卡謬除了在文學上的成就外，他還闡明了當前人類遭遇的良心問題。是年，卡謬才四十四歲，他是第二位年青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者；另一位是吉伯齡，得獎時，年方四十三。

一九六〇年一月三日，卡謬在盧安瑪靈渡假，已買好了回返巴黎的火車票，臨時却改搭加里瑪德的私家車，想不到竟遇車禍，與世長辭。

一個歐美的名出版家說：「卡謬的死對年青的一代是個大損失。他是世紀的良知，他的作品站在他的前頭，在許多人的中間建起橋樑。……對我來說，世紀已隨同卡謬消失。他那荒謬的死亡，就是我們活在荒謬世界中的一個例証。」



# 前夜

馬漢

夜一定很深了，外頭已失去了喧囂。姊妹們都上床了，不會再來糾纏；媽媽也回房去了，不會再在耳邊聒絮不停。媽媽臨出房門說：「妳也該休息了。」是的，今天已經忙了一整天了；姊妹朋友們送禮來說了一連串的祝詞得應付，志金又來商量明天的事，下午還要和伴娘去試禮服和學禮儀，傍晚時得聆聽爸爸那套三從四德的大道理，姊妹們都拉着手爭着問：「姐姐，姐姐，從明天起妳就不再住在家裡了，是不是？」媽媽還來再三指示怎樣對待翁姑：「……這一些事情早把腦袋搞得噴噴作響了。現在，才是自己的時間，應該讓頭腦得到片刻的安寧了；趙韻琴一邊把房門扣上，一邊心裡這麼想。

門扉扣上了，趙韻琴把身子倚在門板上。「啊，現在多安靜呵，我應該把情緒鬆弛一下了。」她想；把目光往房內四周掃射着。「這就是我幾年來所處的環境啊，今晚，我才發現它是可愛又美妙的。爲什麼我不早些發現呢，明晚起，我便不能再在它的懷抱裏了，我要到另一間陌生的房間裡去了。明晚起，這可愛的房間將是二妹的了。」

「明天起，我便要住在一個陌生的房間裡，和一個男人在一起生活了。」她想着，感到十分興奮。「今晚我還是一個少女，而明天，我可要開始了生命的新階段。明天起——」

「明天起，我不再是趙韻琴小姐，而是李志

金太太了。」

她想，移動着脚步，離開了門扉走近床邊。「明天我要做新娘子了，新娘子的精神一定要充沛呀，何況明天一定更忙得連稍微歇息的時刻都沒有。媽說得對。我是該休息的！」想着，她往床褥上躺了下來。「嗯，床上真是溫柔的地方啊，疲憊的身子躺了下來即刻感到舒服極了。」

「我應該休息了。」她把眼皮閉上了。「爲什麼我的心跳得那麼急速呢！眼睛已經閉上了，可是爲什麼老聽見心鼓卜通卜通地响呢？」她翻了翻身，把臉伏在枕頭上。

「那顆心，都是那顆倒楣的心作祟，爲什麼老是卜通卜通地响個不停，我早就想睡的嘛。」她想。天氣仍然那麼熱，枕頭也熱烘烘的。「唉，真是——」她想着又把身子翻了回來。「睡吧，睡，不要想東想西了……唉呀，還不睡？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手錶上的字又看不清，總之一定很晚了，怎麼能不休息呢？明天就要做新娘子啊，新娘子紅腫着眼睛沒精打彩的多難看呀。唉，不睡了——」她把本來蓋在小腿上的被單一脚踢開，翻回身來仰臥着，順手把枕頭翻了過來，把雙手反剪着墊在頭上。眼睛睜開了，室內是黑茫茫的，反而使人有安寧和清靜的感覺。

「明天，我便是李志金太太了。」她想。「李志金，這個三年前曾經向我示愛而被我拒絕了

的男人，明天，我便要嫁給他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難預料啊。三年前，李志金寄來了一封洋洋三千言的示愛信，我回了信罵他無聊，卑鄙呢，還在一氣之下斷絕了跟他的通訊，明天，我竟要成爲他的太太？真好笑……」想到這裡，趙韻琴忍不住撲嗤地笑出聲來，但立刻便收斂起笑容，伸出手輕輕拍着自己的臉頰一下。

「其實李志金這個人着實不壞，雖然樣子長得不算英俊，但是也還高大端正。男孩子只要體格健全就得了，何必太過苛求呢？」她想。「何況李志金的心地很好，對我也很體貼。光是恆心就不是普通男孩子所能比得上的。三年前我拒絕了他的愛意，斷絕了通訊，可是他還沒有死心，繼續追求，三年如一日。三年啊，可不是一個短時期呵。沒有恆心，怎麼行呢？」

「現在，他是勝利了，明天起我便是他的太太了。嫁給他，在我一點也不委屈。他追了我三年，愛情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經濟，那更不成問題，他父親是怡保著名的礦商，有四個礦場和兩間九八行，又是一家保險公司董事長，他就只有志金這麼一個獨子。難怪志金高中唸完了就不升學，其實他父親要他幫手嘛，他又不是要靠文憑換飯吃的，何必唸大學呢？現在他是保險公司的總經理，將來父親死了，他就能取而代之了。那時，他就成了名流，而我呢？可就是名流夫人了

「名流夫人啊！」趙韻琴繼續想着：「住洋樓，穿最時髦最名貴料子裁的服裝，出入有汽車代步，在家能指揮傭人，出外也有人奉承。遇到什麼戲院開幕，什麼學校舉行慈善市，什麼學校舉行畢業典禮，非請我去剪綵、抽獎和頒發文憑不可。那時，我趙韻琴三個字也天天跟着李志金三個字出現于中西報刊了。多麼威風的事呀！」

趙韻琴想到這裡，內心頓時興奮得難以抑制。順手把小几上的檯燈按亮了，燈光即刻瀉滿整個房間。

啊，燈光是多麼刺目呀！趙韻琴從床上坐了起來，坐在床緣上，用手輕揉了一下眼睛。「老是睡不着，不如拿本照相簿來翻翻吧，可以看看這幾個月中和志金出遊時所拍的照片，也可以打發無聊的時光！」趙韻琴想着，伸出了手把那床頭的小櫃的抽屜拉了出來，拿出躺在裡頭的一本名貴的照相簿。

「這幾頁全是高中時期拍的生活照片。啊，時光過得也真快哩！去年，啊不，前年，前年我還是一個整天穿着白衣白裙佩着七粒有『中化』兩字的銅鈕的女學生，現在，我可是一個完全成長的少女了——」

「過了明天，我可是個少婦了。讓我多瞧兩眼，重溫一下學生時代的夢吧……」

「噢！張文亮的照片怎麼也貼在這裡呢！笑，笑得那麼輕蔑？討厭，不要看他，不要看他。翻，翻，翻，趕快翻掉。還是看看和志金在一起拍的照片吧！」

「這張是在吉隆坡東姑公園拍的，這張是在湖濱公園，這張是在黑風洞拍的，我還記得當時那拍照的兜生意時說的：『先生，太太，一起拍張照留念吧！』當時我羞得兩頰發燒，可是志金却得意地笑着說：『好啊，好啊！』我當時還假裝生氣地瞪他一眼哩！張文亮，張文亮那輕蔑的笑容。不要去想他吧，為什麼還要想他？這張照片，這張不是在巴生港口的小碼頭拍的吗？張文

亮，張文亮那輕蔑的笑容。為什麼又想起他呢？快看這張吧，這是在怡保志金的第三個母親的住寓前拍的。張文亮，張文亮那輕蔑的笑容！」

「唉喲！」趙韻琴氣憤的叫了一聲，拍的把照相簿合上了。「為什麼張文亮的影子老要在腦子裡出現呢？為什麼決定不再想他了，而腦子裡老看到他那輕蔑的笑容呢？」趙韻琴的手不由自主地又翻開那貼有張文亮照片的一頁去。

「笑吧！哼，鬼樣子，看了就討厭！張文亮，你太驕傲了！張文亮，你現在可不會這麼得意了吧！這張笑臉是去年臨去澳洲升學時拍的了，當然會得意、高傲而輕蔑的笑容哩！現在你恐怕不會這麼得意的笑了吧？哦，我還沒有把嫁給志金的訊息告訴他哩，他也不知道吧？不，他一定知道的。他在這裡幾個好朋友老馬老蔡一定會寫信告訴他的。他知道了會作如何的想法呢？他會痛苦嗎？不，不會的，他就是那麼高傲，那麼倔強的人，當他從他的好友處得知我已經嫁給李志金的消息時，他一定會去喝酒，然後把我的照片撕得粉碎，而且一定這麼說：『趙韻琴，我早就知道你是靠不住的！女孩子嘛，幾個不是愛慕虛榮的！妳嫌我窮，沒出息而嫁給有錢的李志金，妳以為就能有幸福嗎？哼，等着瞧吧！我要看妳的下場哩！』是的，他一定會這麼說，不但說給自己聽，而且會說給每一個朋友聽，說不定還會寫封信來罵我哩！會的，我太瞭解他的性格了。因為我到底認識他有——有幾年了呀，從初二那年一直到高一、二、三、一共五年。遠在認識李志金之前，志金是在高一——對，高一那年的時候，他那時在丁班，一認識便展開追求攻勢。那時我因為和文亮常在一起，文亮對我那麼好，我心裡也愛他，因此我拒絕了李志金。所以當李志金寫了一封情書來時，我即刻告訴文亮，當時文亮還像滿不在乎似的說：『好啊！李志金他老子有的是錢；他又是獨子，將來全副家當歸他。只要妳答應接受他的愛情，馬上就

是個有汽車，有洋房的少奶奶了！恭喜妳啊，韻琴！」張文亮，就是這麼的傲慢。記得當時我還對他說：『你太不信任我了，文亮。你以為我是那種愛慕虛榮的女人嗎？』誰知道他聽了竟冷笑着說：『信任？說實在的，我到現刻頂多才信任妳二十巴仙而已。女人嘛，口是心非，誰心裡不是愛情至上，而心裡儘想着金剛鑽的！』我當時氣得兩天不跟他說話，但最後還是我先開口，因為我實在怕他那股牛脾氣，假如我不讓步的話，可能把事情弄僵的！」

「張文亮就是這麼一個高傲，倔強，冷酷而無情的男人；我恨的，也正是這點。」趙韻琴繼續想下去。「不過除了這些弱點，他倒有很有趣的地方。譬如他那豐富的學識，力爭上游的進取心，他本來是個窮得連三頓飯也吃不飽的窮學生，倒靠半工讀的機會唸完中學；通曉人生哲理的頭腦，却是同年齡的同學中罕有的。他寫得一手好文章，雖然才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青年，但是他的文章到底擁有一些讀者。他的一些做人處世的理論，也叫我折服。他常說：『乍看起來，富人是什麼都有而窮人卻是什麼都沒有的。可是分析起來，多數富人所擁有的只是物質生活享受而已，精神生活可就談不上。譬如說：一個千萬富翁未必有一個受薪階級者快樂。一個富翁，他能給予子女們許多財產，可是子女們老覺得他偏心，老祈禱他快一點死去，好早一點分到財產，早一點揮霍，子女們也覺得他不關心他們而不肯去愛他，而一個窮老頭就不同了，只要他會真正地給予子女們愛，那麼他老了，雖然沒有很好的物質享受，可是他有的是子女們的關懷和愛！』他又會說：『嫁給我的女人，物質生活是一定欠缺的，但精神生活却不會不足；嫁給富翁則有很好的物質享受，但富翁們多數愛拈花惹草，三妻四妾，愛情不會專一的！』高中畢業後他在小學裏當了八個月臨時教師，積了一筆錢便到澳洲升學去了。臨走的時候對我說：『韻琴，我

不敢要你等我；但是我相信我是會使你失望的，假如你信任我的話。不過我可不敢太信任你，因為女孩子們多數口是心非、又重虛榮心的。假如有一天你的虛榮心作祟，愛上了有錢人的話，那麼你可以不必考慮到我。我將不會傷心，我倒要看看究竟嫁給有錢人是比嫁給我這個窮措大幸福多少？」

張文亮臨走時的一席話，現在又在趙韻琴的耳邊響了起來。張文亮當初說這一番話可能是無心的，故意賭着氣說說玩玩的。如今却像一枚一枚的針，刺在趙韻琴的心坎上了。

「我就要嫁給李志金了。」趙韻琴繼續想着。「李志金是不錯的，他能體貼我，他是有錢的，能夠給我舒服的日子過。張文亮呢？他沒有錢，他不能跟李志金比。可是，為什麼我現在老是不忘不了他。過去，我也老是遷就着張文亮呢？」

「張文亮說：『我倒要看看究竟嫁給有錢的人比嫁給我幸福了多少。』張文亮很用功的，他不會不會有成功的一天？李志金現在是愛我的美貌，他會不會像旁的公子哥兒一般的易于見異思遷？假如會的話，那麼，那個時候剛好碰到張文亮成功了，他一定會得意的嘲笑說：『趙韻琴可不是嫌我貧窮而嫁給李志金的嗎？現在李志金給了妳幸福嗎？我早就料到有了今天了，哈哈……』」

想到這裏，張文亮那張得意又帶着輕蔑神色的咀臉就出現在面前了。張文亮的笑，得意又帶輕蔑的笑。「不會的，李志金不會是那種易於變心的人，張文亮也不會有成功的一天，頂多是個窮教員。」趙韻琴想着。「李志金愛的是我的什麼？會不會只是爲了我的姿色？我的姿色不會保持一輩子，李志金的愛情可保得住？張文亮是挺用功的，他有着一股進取心，他不怕打擊，他說過打擊是一種催化劑。他會不會因爲我的下嫁李志金的刺激而發奮圖強，結果得到了成功呢？不——不要想得太多了，一切都不可能了。趙

韻琴想到這裏，心裏說：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口裏不覺高聲叫道：「啊！」  
「什麼事？」隔房媽媽應聲問：「韻琴，妳叫喊做什麼？」  
「沒：沒有事，媽。我看見一隻老鼠。」

「老鼠有什麼可怕？還是個小孩子。明天就出嫁囉，趕快休息吧，明天要忙碌一整天呀！」  
「是的，媽。我就要睡了。」趙韻琴說，熄了燈，躺了下來，一手攤開了被單，從頭到腳用被單蒙蓋住。

## 薔薇園

彭邦楨

喜悅自甯靜間升起，復自回溯間震盪，且以清意的激越在蒼茫的展視中卓絕的兀立。當黎明於薔薇園捧一束鮮花自嚙嚙的晨鐘裡走來，把一束花色映入窗口，把一束花影拋在湖上，而我便覺晨風在翳鬱的林間呼呼的走動，且把一個瑋瑋的時刻投給這個世界。

而晨風是黎明的翅膀，在林間掀開神秘晨風且在林間追捕時間的閃爍，晨風就是牧笛雲和樹係自由的疊合，風景係自潛意識中成熟這是一個覺醒的黎明，回聲的黎明，完美的黎明，在許多蝴蝶的蟬聲與許多啾啾的鳥鳴之間，乃有許多蛹蛻變自一襲屍衣間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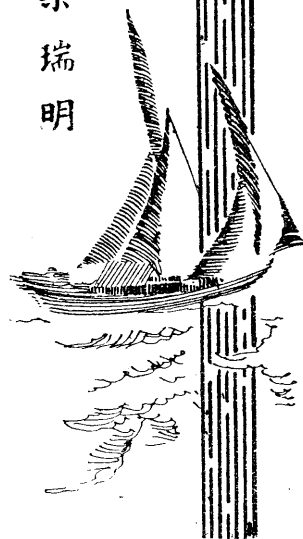
而黎明且是一個莊嚴的無極幻境，不在亞洲不在非洲，亦不在歐洲和美洲的一個機械之城這是一個典麗的黎明，原始的黎明，野獸的黎明，有千萬匹草葉的舒放，有千萬枝蓓蕾的爆開，有千萬縷晨曦在拂曉中把一層層黑暗戳破而黎明遂只爲愛黎明的人所有。

薔薇園遂如一朵朵火焰在空曠中燃燒，燃燒其冥，燃燒虛無，燃燒最後的幾顆晨星，這是一個奮鬥的黎明，運動的黎明，起飛的黎明，且作一個跑馬拉松的選手，擲鉛球的選手，而太陽遂炎炎在圓周形的地球的太空之外，一個薔薇色的上午乃在暈眩間迷失。



# 海濱遐思

梁瑞明



歛起綺麗的彩裳，舞翩翩的雲袖，夕陽在海天盡處露出半個臉，唱着蒼茫的歌曲。海波在萬頃中顫動，波光漸漸冥黯，如金鱗蠕動，濤聲連綿，在清涼的晚風中不絕盪漾。整個大海是一片斜暉，天色在黯黯退化。

憑欄西望夕陽中的海洋，疑神遙望彩虹下鱗動的海波，傾聽律動的海濤，我迷惘了。一度蘊藏的遠思，又飄然翱翔在大自然的韻律中。飛過寥闊的海空，越過萬里的海潮，攬住天邊欲碎的晚霞，留住即將沉落的夕陽，我漫遊到童夢的境界。海天處，一道迷離無形的簾幕拉開了……

那是一艘破舊的風帆，載着時光的重負，在暮色中緩緩駛向渺茫的遠方。暮色中依然是海水黯淡，夕陽綿弱，海波鱗耀，海風清柔。一個七歲大的孩子臥躺在斑駁的船艙上，望着綺麗的雲彩，編織綺麗的雲夢。他凝神聆聽着慈母述說海神的傳說，顯出童稚的驚愕與神往。那神話中的海神幽然在嘆息：「

億萬年前的大海荒涼混沌，海面平寂，只有夕陽映照，霞雲點綴，沒有一絲波動；自從人類從荒林中遷居海濱，一艘艘的船便被推入海洋，於是船愈造愈多，槳愈搖愈急，海面泛起波浪，從此，再沒有一刻安寧……」他驟然起身，四望滔滔千里的煙波，他要搜尋海神的踪跡，他聽母親說：「海神在黃昏中時時自海天盡處踏着海波，走上沙時徘徊……」

如今，破船豎起了新的帆桅，蛀爛的艙面也已修補。但時光却不能更新，船上的孩子已經是弱冠之年了，顯然，船又加添了十五年的重負。迷離的簾幕漸漸垂下，他憑欄還望着夕陽殘照的海洋。

欄外的海空暮色更灰暗了，灰暗中一片空廓……點點的海鷗在海上空翩然飛翔，平添夕暉無限美妙的點綴；矯捷的身姿，凌波掠浪，在天然的美畫中顯得渺小，但却顯得格外重要。我想：沒有它們，海的生命力會減色幾分的。凝神久望，令人漸漸忘

却自身的存在，彷彿亦海鷗一隻，翻飛在海空中。

海鷗點綴了海空，還為點點風帆增添英偉蒼濶的景象，它們是海洋之子，負馱着响導的職責，引導灰暗的幕帷下之孤寂的帆影前行，它時而止息在高聳搖曳的桅杆上；時而振翅低翔在天色蒼茫的海面；又時而在壯闊的宇空裡繞帆斜掠，似乎在指揮船隻盪開危波險浪，也似乎在鼓舞着舟子走向勇毅的航程。這些任誰都有一份由衷的崇敬，讚美它隨孤舟盪波的勇敢吧！但一份崇敬就蘊藏着一份驚嘆，驚嘆的是甚麼呢？我在想。「生命潛意的指引，是不為世人所知的，只有順乎其意旨，才能完成沒有起始亦無終極的生命目的。」我彷彿聽到海鷗深沉的示意。是的，這都是天意的安排：海鷗做了一生的巢居，魚隻作了生命的延續，風帆完成冒險的實踐。

海漸漸凝黑，天空濃雲翳結。幽暗的網從海盡頭慢慢撒開，海濱迷漫了憂鬱昏沉的情調。倦了的海

鷗在岩石人靜處棲息，理想的風帆只剩下迷糊的小點。海倚靠着夢的邊緣了。沙軀還傳誦着永無止息的波浪擊碎的聲音。我默然隨着這聲嚮的節奏而迴盪，迴盪在煙霧迷迷的霧海中，迴盪在浮雲濛濛的晴海中。我深切知道海在風雨中撲朔迷離；在晴天裡湛碧蔚藍。而太平洋煙波萬里，浩淼無垠；愛琴海風和日麗，清風醉人；地中海……；我漫遊在飄渺中。「啊！海太偉大了！我夢囈般的感嘆。「什麼！海偉大嗎？！誰在反問我，聲音宏亮，微帶譏諷。我旋頭尋望，腦際隱約掠過海神的嘆息。海對我殷殷致語了：「你只見到我，却忽略了立足的陸地！我何此偉大呢？看我被塊塊陸地分割成支離破碎的身體，何止已千萬年了。千萬年的努力，我却無法掩蓋一片陸地，移去一塊泥土……」我蒙上了一層蘊藏在偉大中的悲哀色彩了。「但海總是偉大啊！我還是執拗自己的成見：「至少它顯示着千奇萬幻，與無限秘密。」「但這千奇萬幻就是在發



揮其力量以沉淹陸地啊！幾千萬年了。既被發現有秘密存在，也終究會被探出的。「聲音又說；我深深的迷惑了。」

從迷惑中醒來，我又聽到了連綿不絕的海浪碎裂聲。我渺遙的在沉思：「海洋在做着橫互萬古的奮鬥，沉默的衝擊這沿岸峙立的岩石。前浪碎了，後浪相繼，已經億萬年了，它將永不止息……」海風吹拂，榮思的細胞恢復平靜，我發覺欄杆已倚暖了。

迎着略帶鹹味的海風，我漫步走上曲長的海灘。在昏黯的天色下，岸沙依稀難辨，步伐踏着疏鬆的乾沙，顯得沉重難行。我對着大海，天色在身邊迅速昏晦下來。終於，夜來臨了——

遼闊的宇寰裡，稀落的淡星臨照着沉默的大海。寂寞的沙灘，浪濤還在訴說遠古的荒夢。海面的漁火起了，映出疏疏落落搖搖不定的距離，象徵着漁家終年漂盪的生命。淡星的冷光指示漁帆直瀉在昔日的大海，於是記憶中又傳來漁歌隱隱的夜唱：「月落烏啼霜滿天，江風漁火對愁眠……」是誰說海是自由者的家，又誰說大丈夫遊遍四海。浮遊的生命實是悲涼的寫照。我如今記起蒼髮老者訴說生命的蘊意：「無底的海裡，埋藏着千萬年來浮盪而苦難的生命，這苦難要延續到永遠。一切生命從海而來，都要復歸於海……」我不了解這平淡的生命寓語，只意味到人生的蒼涼悲難。

「人生會蒼涼悲難，是因為沒有一個目標。」智者予我誠摯的啓示，但我依舊對目標感到茫然。我試求向海探索。「海啊！何處是人生的目標？」我大聲呼喚，海却報以冷漠，只有微弱的聲音在空氣中孃孃盪漾。「海的目標是淹蓋大陸，人的目標只可自己尋覓。」我無由解釋海的冷漠，只有這麼胡猜。頓見遠處燈塔冷峻的閃光抹射過天宇。「光就是目標了！我信賴自己的猜想。而夜空中的星星，水面的漁火却正對我投以迷惑的眼睛。」

我又迷惘了。時間在迷惑的綠叢中穿梭，迷惑終於理出頭緒。思緒愈抽愈長，愈長愈無極，直聯宇空的深遠處，我輕輕躍上這懸空的絲線，身如火箭般脫弦而飛，直沿線上，我在宇宙的深處飄浮……

「年青人！莫把自身禁錮在遐思中，遐思原只是倦途中的檢討。一個老者立在我身邊，打斷我飄渺的思維，我疑惑的望着他，怔了一怔。「我在追尋目標。」我說，欲從其蒼老的顏面搜求答案，但得

來的只是和藹的笑容。他穩重的把雙槳繫掛上船舷，回頭要我登船向遙遠的燈塔獨自划去。船無力的徐徐前行，衝着沉重的夜霧，劃分濃黑的水面，湏臾，我聽到槳聲在急促地拍打水面。我豁然覺悟了：「衝破黑霧，向光明搖去就是目標。」

「我不由一陣歡呼。白濛濛的微光，從憧憧的山影後散發，新月即將東升。凝重的夜色逐漸退；漫漫的煙霧漸漸稀薄。我對立遙待，新月緩緩移上山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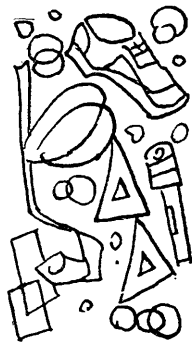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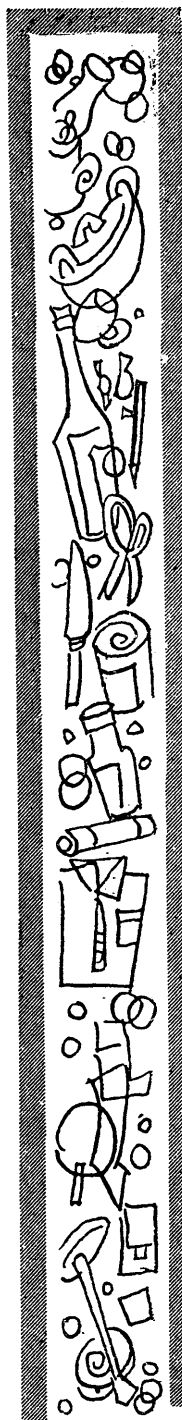
應讀者要求，本社將下列文藝叢書，每册一角(包括郵寄費)售出

書名	作者
芳隣	徐速
獵虎者	黃驃思
黑而亮的眼睛	姚拓
航程	黃崖
愛與恨	謝冰瑩
婚事	王敬義
返鄉	劉念慈
逆流	黃潤岳
拱橋	郭衣洞
某少男日記	于蒼
籬笆的恩怨	章以挺
歸來	馬漢
賽納姑娘	端木虹
在夾縫中	集文
荒島行	黃思驃
五里凹之花	姚拓
驚濤駭浪	黃崖
一個陌生的人	王敬義
騎馬的將軍	黃潤岳
毗叻河的哀怨	黃崖
鐵棘藥內	黃戈二
世仇	黃思驃
郊遊	(詩集)
美的V形	(詩集)
褲子	張子深
真實的神話	黃思驃
酒鬼的故事	契訶夫
浪花	黃崖
雁語	張子深
深情的呼喚	段盈

附一角郵票於信封內，寄來本社讀者服務處 (P.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並書明詳細之收件者英文姓名、地址，及所欲購之書名，當可於日內收到該書。

# 罪過

集文



「校長，譚富生來了！」校工進來對我說。

「叫他進來吧！」我把手中的文件，擱置一旁，然後把背靠在椅子上，透了口氣。

譚富生進來了，他神情自若，對於我的責備，似乎已經胸有成竹，一點也不慌張，倒是我的頭却沉重起來。

他是本校的高材生，但也是老師最難應付的一個學生，他時常用他的天才，跟老師為難，跟學校作對，他又聰明的想了許多稀奇古怪的理由，使得老師啞口無言，學校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要他在椅上坐下來，但却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我不知對他說過多少次大道理，然而，他都有理由不接受，令我只是徒然浪費口舌吧了。

突然，一個念頭閃進腦海裏，我想起了好幾年前的一件事，也許

這能改變他的對人和處世態度。於是，我對他說：

「我不準備再跟你說什麼大道理，只要你靜靜的諦聽我的故事，希望它對你有點益處！」

他抬起起來，有點毫不在乎的樣子。

我燃上了一枝烟，因為它會給我勇氣；讓我翻開記憶之頁：

二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時，我也像你這般年紀，可是比你更神氣，更自傲；因為我是高年級、幾年紀較小的同學中的一個，我的成績很好，是班上佼佼者，當然，我誰也瞧不起。

畢業那年，學校聘了一位老師，只知道他姓王，沒有帶家眷來，自己單獨住宿舍裏，平常也沒有什麼人和他來往。至於其他的，什麼也不知道。據說他曾是某開大學的教授呢！

但打從他進校的那天起，誰也

對他有好感；即使一向喜歡男教師的女同學，這次，也表示一百巴仙的厭惡。當然，這是有種種原因的。

他身材魁梧，有一副鐵青臉孔，大眼睛，闊嘴巴，滿頰鬍子，額上還加了一條吋長的刀疤——據他說是衝鋒陷陣時，給敵人的刺刀劃傷的。女同學說一看就惡心，我們雖然沒有這個感覺，但總覺得不順眼，尤其是加上他那沙啞的嗓子，倒像是一個猙獰的魔鬼，因此，我們給他取了一個綽號：「魔王」。

另一方面，我們很替級任陳老師抱不平；初中一時，我們便是由他當級任，一直跟班到現在，師生間的感情很好。這次，校長說他沒有大學文憑，不讓他教高中，於是，他生氣辭職不幹，跑到別開學校去。這麼一來，我們總以為是「魔王」搶了他的位置，因為要是他不來，我們的級任老師也不會走的。

於是，學期一開始，我們便和

他勢不兩立，好像結了不解之仇似的。

雖然，他講書時，不苟言笑，一本正經，而且比陳老師講得更詳細，更深入，然而，我們總覺得沒有陳老師好，尤其是沒有陳老師那些風趣的話讓我們笑笑，他的講授往往使我們聽得不耐煩。

他大概也覺察到我們學習不專的神情，因此告訴我們以後會隨時舉行「臨時測驗」。

當然，我們全不把它放在心上，以為他只不過是唬我們罷了。誰知有一天，他果真來一個「臨時測驗」，我們在驚愕之餘，只有望着題目發楞。

級長黃天平，是個富家子弟，也是本校董事的公子，雖然讀書的成績不大好，但却有領袖的才幹，他的言行很能起領導作用的，我們尊稱他為「老大」。

這時，他向我們丟了一個眼色，對我們搖搖頭；於是，我們都放

## 空間之書

愛倫

我是谷，是一個已經定型的瓶  
一個可以滿溢的小杯  
它們 排隊而來 拾級而上 它們  
一列群體 以進入伊甸的姿勢  
瀰漫我的城壁

成熟的肥皂泡是我 魚 票是我  
我終會剩下小小的空間  
它們 排隊而來 拾級而上  
以無涯之矛剖割我 看我  
那最後的 變形

## 子夜

子穆

沈甸甸的夜  
緊迫着  
無聲的瞬息  
靈感的掙扎

夜的蒼穹越發顯得高微  
繁星的譏諷的眼  
冷惺惺地在覓視  
而此刻 却增添了  
子夜的一份悽迷 惆悵

下筆交白卷，心想：他一定取消這一次的測驗。

卷子發回來時，在評分兩字的旁邊，大家都被劃上一個刺眼的「大紅蛋」，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最可恥的分數，有些平常對分數斤斤計較的女同學都伏在桌上嗚咽起來。幾個打籃球的球員也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測驗不及格，就休想再打球，而他們又不能一天不打球，否則就病懨懨的，渾身不舒服。

級長老大，覺得責無旁貸，便向校長要求，要他給我們補考。

但校長的請求，却給他嚴辭拒絕，他說：

「我們寧可損失幾個球員，而不能隨便失掉信譽！」

此後，我們只得打起精神聽講，誰也不敢再馬虎，結果比以前進步得多了。

三

那時，城裡有一家著名的報刊，它的副刊「星湖」是由「白寧」主編的。他除了當編輯之外，還寫了不少詩、散文和小說，可以說是個多才多藝的作家，很得當時一般年青人的崇拜，我們這幾個喜愛文藝的小鬼，也蠻有信心的寫了不少不成熟的作品寄去，有時僥倖發表了，還接到編者來信稱讚幾句，鼓勵我們再寄稿去。有幾個現在文章寫得很好的同學，也是在那是慢慢寫起來的。

可是，我們的作文交到「魔王」那兒，很少上七十分的，而且每次都被叫到辦公室去，好像囉嗦的老太婆般吹毛求疵，把文章批評得一無是處。許多平常作文稍差的同學，還不及格呢。我們心裡當然不服氣，因為，要是換上陳老師批改，不上八十分才怪呢，再說，我們

把它寄去「星湖」，大多都獲得發表。於是，我們把白先生給我們的信，報上剪下來的文章，拿給他看，他只是搖搖頭，一笑置之。

有一個作文很好的同學，抑制不住心中的忿恨，在他背後罵着說：「哼！看他那一副粗魯的笨像，恐怕連一句文章也寫不出來呢。」在我們的心目中，一個大作家，應該是長得很瀟灑，而且有着翩翩的風度。

四

老大因為家裡有幾個錢，喜歡找了一些較大的同學到娛樂場所去尋花問柳。

有一次，「魔王」一走進教室便把老大喊起來：

「黃天平！昨天晚上到那兒去？」

「魔王」聲色俱厲的問。

「沒……沒有呀！」老大極力否認。

「還想撒謊，我都看見了！」他歛了一歛，「哼！年紀輕輕的，就到那種地方去，不僅浪費光陰、金錢，而且使你喪失意志，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老師！你別忘了你也在場的，哼！還談什麼為人師表！」老大不慌不忙的迸出這麼一句。

大家想不到老大會這麼說，不覺驚慌的面面相覷。

「魔王」漲紅着臉，臉色變得更加猙獰。他咬緊牙齦，把手中的書本向桌上一擲，大踏步的走出教室。

於是，大家把老大圍攏起來，

那倒不是關心他的處罰；反正他有一個「董事父親」，用不着我們擔心的。我們是要他告訴我們關於「魔王」的事。

「老大，你不會看錯吧！他是教師呀，怎麼會到那種地方去？」

「我見過他好幾次了，跟一個『打波』的鬼混，每次她做完生意，便跟他出去了，蠻親暱的！」老大說得洋洋得意。

我們都想不到「魔王」會這麼卑鄙，下流！從此，對於他的人格，更是打了一個折扣，尤其是女同學，時常對着他的背影出力的吐口水！

隔天，老大得了個「侮辱師長」的罪名，記了兩個大過。校工告訴我們，校長本來爲了息事寧人，想把老大訓誡一番就算了，可是「魔王」怎樣也不答應，堅持校長定要記兩個大過，說是爲了什麼教師的尊嚴！

「明年，他的飯碗準跳舞！」老大很有把握的說。

五

一天早上，我一踏進教室，便看見大家圍在一塊兒幾幾咕咕的。我放下書包，也擠上前去看，原來是一張「波士卡」照片，上面有一雙新人的儼影。新郎跟「魔王」長得一模一樣，只是沒有那刀，而且比他年青許多！

「小鬼頭」的媽媽是跟學校裡的老師洗衣服的，這照片想必是他從「魔王」的衣服中檢到的。我



邊看邊問。

「書呆子，這是十年前的他呀！」老大把照片翻轉過來，指着上面的日期說。

「是他啊，原來已經有太太的。」

「哼！背着太太愛上打波女郎，風流鬼！」

「這叫做喜新厭舊呀！」

「那可憐的女性！」

「那打波女郎還被蒙在鼓裏呢！」

正當同學們七咀八舌的說着，老大突然把照片從我們手中搶過去，謹慎的把它放在袋子裏，然後胸有成竹的說：

「我不會讓她上當的！」

我們以為他是說着玩的，過了幾天，也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誰知，使我們意料不到的事，却在無聲無息中發生了。

是一天的中午，我們剛放學，「魔王」便把我們叫到宿舍去，當然，我們都莫名其妙，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照片是你們掙去的吧？」他向「小鬼頭」瞥了一眼。

「你們猜得不錯，那是我的太太！」他鎮靜的說。

我們會心的一笑，心想：他到底承認了。

「可是，她死了！」他的喉嚨硬咽，說不下去。

「死……」大家驚異地睜大着，凝視着他。

「死在戰爭的烽火中，敵人的槍彈下！」他緩緩的說，似乎在盡力抑制心中的悲忿。

接着，是一陣可怕的、難受的沉默。

驀地，他像一頭瘋狂的獅子，緊緊的扭着老大的衣領子。兩眼射出

的怒光，緊盯着他：

「爲了她，我加入了遊擊隊，置生命於不顧，一心只想報仇；爲了她，我沉默了十年，沒有對誰說過一句笑話！這樣，我總算對得起死去的她吧！再說，那個娛樂場中的女孩子，我有能力把她從苦海中拯救出來，爲什麼我不能這樣做？」他喘了一口氣，「照片是你掙去給她的？」

「不……」老大滿臉驚悸，一陣白。

「不是！他們都可以作証的。」

「他指着我們，一點也不放鬆。」

「現在，我只要你告訴我，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去了那裏？」

「不……不知道。」

「不知道！」他大吼起來，把老大的衣領抓得更緊，「快說，她去了那裏？」

「王老師，我真的不知道！」

「你……」他盯了老大一會兒，緩緩的舉起手，疼苦的抓著頭髮，歇斯底里的喊着：「你這樣是害了她的，害了她的！」

突然，他轉過身來，對老大高聲大嚷：

「我走，我現在就走，你該心滿意足了！」

隔天，我們再也看不見「魔王」那魁梧的影子，或者聽到他那沙啞的聲音了！

## 晚渡

跨越在文明與原始的毗連處，我聆聽河水作深長的呻吟。

那跟隨着月亮的朔望而作循環的潮水，按時的，從那些叢生着的原始樹林的心絃上，繼續它的洪荒時代的謳歌和彈奏。

受鹹水洗滌去重壓的塵埃的綠葉，沐浴後瘋狂呼籲，隨風飄入我昇華的夢裏。

河水是那麼的污穢和渾濁。它沉淪着文明社會裏的爭執和欺詐；它也充滙混和着黑色地帶的無知和野蠻。

我浮盪在水面上，前面有金屬錚然的共鳴和霓虹燈的七彩炫耀；背後則有天籟的迴旋和濤音作迷感的引誘。

在我的心中，唯有那懸掛着的皓潔的明月，四周朦朧似嬰兒的純潔與無邪。然而，一切的希望，都接近了秋天的老樹蹉跎。

如果忘却了機械的震顫，我幾乎懷疑游浪要驅逐我到那燭火的燃處。我沈默的凝望河水朝向生命之源的奔流，我期望第一枚落葉的歎息在我身旁消失！

## 羅苓。

「我就不曉得他爲什麼突然辭職，而且連報館的編輯也不幹了？」

「他用詢問的眼光望着我們。」

我們都啞口無言，只是愧疚的低下頭來，心裏感到無限的惆悵！

只因爲我們的任性，魯莽，而使兩個人喪失了終身的幸福，陷落在痛苦的深淵中！

還有，最使我們感到疼惜的，是失去了一位對我們愛護備至的良師！

六

來代課的是一位高個子的先生，姓李。據校長介紹說是在報館編輯部做事的，於是，我們都向他問起「白寧」的事。

「他不是你們的級任嗎？」他大感迷惑。

「就是他？」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我們不禁驚叫起來。」

\*\*\*\*\*

# 雨

# 季

原上草

呼嘯而來的是滂沱的雨水，乍眼望去，不論近的屋宇、遠的林木、高的山坡、矮的平原，都迷茫在雨的懷抱中。什麼也鬆懈下來了，不論是熱鬧的市場、瘋狂的人流、如水的車輛，就是自己一顆紛擾的心，也蕭瑟得彷彿失去了感覺。

佇立在擁擠的店家走廊下，面對漫天的雨水，天地陡然像狹窄了許多。人靠着人，不同的臉孔上泛出同一的肅穆表情，掩蓋不住的還是三兩句焦急的口吻：

「好長命的雨，看來不到晚上停不住！」

「家裏人正在等我回去，叫部車子吧，車子也不見！」

「你不知道如今雨季嗎？出門怎好不備傘？」

「傘又有用？這樣大的雨。」

我撫弄着手中的雨傘，踟躕着不知如何是好，幾次的想冒雨前進，又自覺地畏難而退。啊！我要陪伴大家枯守下去了，如此惱人的雨天！

雨天出門真難，尤其是在這雨季時候；天上明明有輪好太陽，剎那間忽然風雲變色，搖天撼地的雨水一擁而至，笨重的雨脚像要刮平地面的一切，偏又糾纏得一如可憎的長舌婦，不理好歹地在你耳邊叨

叨不絕。多少人詛咒過雨天，害怕雨天的降臨，他們因此要曠下已有的工作，無可奈何的改換過生活方式，備嘗愁悶的滋味。然而，這總是不能避免的，季節來了，漫天澈地都交響着風雨的歌，小小的城市籠罩着灰色的幕。

對於雨季感到真正的苦惱，還是住在甘榜那節，風來了，到處黃葉飄飄，雞驚狗吠，樹動屋搖；雨來了，穿門入戶，裏裏外外，泥濘一片，幾乎沒有一呎乾淨地。出門操作是不行了，躲在屋裏也不舒服，嗚嗚咽咽的風雨無分日夜的絮聒着，無聊時任是怎樣談不攏的鄰居，也要找來互相道着苦。

「好大的雨！」

「是呀！路上沒有個行人。」

「生意怎樣？」

「還用說？這時候大家都在吃老米！」

靠耕種的，園地裏多剩下一汪水；靠割膠的，只能望天發呆。散工們、小販們、店家們，誰又能逃得過雨水的拖累，不把希望放在明日的天晴呢？明日有沒有好太陽，那又是很渺茫，只要隨時望望，總是一片白濛濛的山，陰沉沉的天。蕭瑟、萎靡、憂悒，無所事事；雨季的日子是如此難挨！

在記憶中，雨季造成嚴重的傷害情景是見過的，雖然是久遠了，但就像在眼前，雨水無分日夜的狂瀉，飽了山洪的河水急促地上漲，河床是那樣的浮淺而蜿蜒多折，於是很快就吞噬了橫跨的木橋，吻着了兩岸低垂的木葉，成堆的枯樹殘枝順流而下，笨重的，粗大的都毫不費力的浮着走。河水噴着黃泡沫，逐漸朝向陸地上面爬，隆隆地發出巨響，夜裏聽去像雷鳴。

那時仍是個孩子，也懂得三番兩次地撐把傘，站在黑去的河岸邊觀望，陪着亂紛紛的人羣忽去忽來。發覺到低窪處已注滿河水了，就興奮地向家裏報告。家裏人這夜都沒有早睡，只把應用的傢具朝向高處的閣樓搬，一面諄諄地告誡小孩子別亂跑，要早點安睡，可是聽到左鄰右舍亂忙忙的一片，怎樣也安不下心來，便靠近閣樓的大窗子邊向外望，只見淒淒切切的是風和雨，閃閃灼灼的是人和燈；遠山，近樹，朦朧不見；彷彿給無盡的雨水洗得蕩然無存。

孩子的心不知利害，興奮了半夜，久久不肯入睡。醒來時閣樓上全都擁塞了人，幼孩在母親懷裏不肯安靜，大人們滿臉憂形於色。望出窗外，到處鱗次櫛比的房屋闌然無聲，自然的魔手一夜之間盡把它們化成汪洋中的船舶了！

「發大水了，不要吵！」  
緊張的聲音隨時可以聽到。風雨繼續在屋脊上怒吼，迂迴如意的河水載起箱籠桌椅、牲畜尸骸，以

及黑黑的什麼東西，拍着家家的屋柱搜索向前的路。太陽總不見露臉，婦人、孩子全都趕上更高而悶的倉頂去，這裏看不見天，看不見水，危險是這些了。直到被認為不甚安全時，矮些的房屋只露出了屋脊，屋脊上爬着一些人。什麼時候來了一條舢舨，靠這泊着。一婦人和孩子先走！誰這說着。一婦人已經坐滿了一船，風狂雨急中漂盪到鄰近的山坡，一羣人，是家鄉？似乎都有點茫然，一羣人逃出了大水的威脅，一羣人孩子同擁到高地上的工廠裏，一羣人男人都沒有到入夜時分，各家的泥濘沙石和廢物。太陽出來，入鼻是一陣陣難聞的腐臭味。

一場大水，住在這裏的人誰也免不了或多或少少的損失，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恢復地方上的元氣，這又不在孩子的思想中了。

端詳每家壁上水淹的痕跡，高而明顯地怎樣也洗刷不去，老年人指點說在好多年以前，一次大雨下了幾天幾夜，河水湧得比這次厲害得多，所有的屋子都淹得看不見，多少人因此無家可歸，流行病到處蔓延，死的人不計其數。談雨色變，未經過的人怎樣也體味不出的。

一年容易，又是哀哀戚戚的雨季時候了。往事已遠，眼前是雨水阻斷了視線我站在窗前，風雨的冷意透進了默默的心房。我想起什麼，只盼望早些兒放晴，換一個暖烘烘的晴天！



·陳五·

「好久以來，她從無哭泣的需要。她想不起爲什麼以前哭得那麼多。事情很簡單：丈夫死去了，她感覺寂寞。寂寞使人的心靈空虛，空虛是足以致病的。而她要健康。她這就向一個男人展開歡迎的雙臂。她認爲那個男人是可靠的。但她錯了。男人披上一層誠實忠厚的外衣，時機一到，外衣成了多餘，就自己揭掉了。他拿走了她的許多東西，而那是包括她的歡樂、希望……：她會號啕大哭嗎？曾經。她會低聲啜泣嗎？曾經。這樣，她得回什麼？」

「沒有，一點也沒有。」她說。  
「這樣，你還要哭嗎？」她問，從樓板上立起來。她坐在那邊已有一個早晨。  
「剛才，她不會想到開窗。現在，她把窗扇推開了。不太強烈的陽光稍微刺激她的眼睛。」

「又是這種天氣！」她搖搖頭。  
已有數日，太陽不生不死地照着，青山隱沒於一種白濛濛的霧樣的東西之中，好像山上風雨大作，而且快要把風雨傳到這兒來。但這兒却不下雨。情景是令人窒息的。

「這樣的天氣！我應該到那裏去呢？」她在房裡轉了一個圈。板壁是黝黑的，油漆早經剝落；天花板印滿水漬，看樣子就要塌下來。碗櫃不見了，衣櫥不見了，代之的是木箱；也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也沒有睡床，整個房間是空蕩蕩的。可是，「我記得五個月前我有兩千塊

錢哪，」她想，苦笑一下。她不再打算找錢，「丈夫沒有留給我什麼，那些錢全是我在幾年之間，辛辛苦苦工作，五分一角積起來的。但是，却在一夜之間完了。我還要再積錢，再把它們花掉？哼！」

接着，她決定出去，隨走走。她找出梳子，理兩下頭髮，（她沒有照鏡子，她把鏡子摔破了。）於是，她離開了房間。

在稍暗的梯間，一些微光帶着濃濃的炊烟從小窗湧進來，樓梯吱吱地响着。她看到房東太太。後者沒有意思打招呼，她只好聳聳肩。

她在街上流蕩。很多男人在她的旁邊經過。但沒一個注意她。於是她想：「這是可能的嗎？半年前我還很迷人哪。」

忽然，她記起自己衣袋裏五分錢也不存，她家裏的米缸是空的，她在其他的房客預備飯菜時，只得聽着談話聲、鏗鏘聲傳出外面來。因此她對自己說：「你一無所有，可不就是乞丐？那麼，你爲什麼不伸手向人討錢？」

沒有多大的猶豫，當一輛汽車「啞」一聲停在她身邊，走出個中年男人，她就伸過手去，說道：「先生，可憐可憐窮人，施捨一點錢吧。」

那個中年男人懷疑地看着她，良久，才說：「我沒有聽錯，你是要錢的？」  
「是啊，先生，行情壞，過活難，快要餓死了啊。」

他一味搖頭，說道：「你並不太老，還壯呢，而且穿得並不破舊……」但他還是撿了一角給她。

她接過錢來，在陽光下端詳它，滿心高興地說：「先生，你救了一條命啦！」  
男人搖搖頭，丟掉手裏的烟蒂，進了一間百貨公司。

「我的臉皮厚了許多啦！」她想。「以前就是叫我向人借錢，我也覺得難爲情的！」她笑出聲來。一面走到路邊的冰水櫃，叫了一杯冰水，骨碌骨碌地喝完，抹抹嘴巴，順着街道又向前走。

忽然，街心响起汽車急遽煞車發出的聲音，一個小孩橫過街道撞在她的身上。她抓住他，見到他的臉色蒼白極了。

「小孩子走路不小心，汽車撞死你！」她說。但那個孩子極力要掙脫她的把持。「喂，你趕着要去那裏？」

「放開我！」  
「你不說，我就不放！」  
小孩急着解脫，只好說：「我要跑去告訴爸爸，說媽媽找不到錢，只好讓他坐監牢！」

「警察把他抓去，是不是？」  
「孩子點首。不等她再問，孩子就說：『爸爸去賣魚，可是警察抓他，說他阻街，要『烏公』十塊。可是我們沒錢，弟弟幾天沒牛奶吃了！』」

她想了想，說：「我給你十塊錢，好嗎？」  
「是嗎？」那孩子顯出懷疑的神情。「可是……可是老師告訴我們，說不可以隨便接受人家的東西。」

「那麼就算借你，可好？」  
「好是好，可是我們沒錢，要很久才能還你。」  
「不要緊，反正我有錢。你就在這裏等一等，隔會兒我就拿錢來。」



于是，她轉進旁邊的小巷，那是一條短短的橫巷，通向另一條擠滿各種商店的街道。她出了小巷，來到一家商店門前。店內有幾個顧客，伙計忙着包物，掌櫃忙着收錢。她走進去。這時掌櫃正在賬簿上寫什麼，櫃台上放着一張十元鈔票，那個付錢的顧客剛好同伙計討論什麼。她衝上去，一把搶來那張鈔票，在店裏的人明白發生什麼事情之前逃到街上，逃向小巷。這時才有一個伙計追出來。

她匆忙地跑着，也不轉頭向後看。那個孩子還站在原來的地方，她將鈔票塞到他手裏，催促着說：「快點去吧，你爸爸在等你呢！」

那孩子道了謝就走了。于是她回頭，看到伙計衝出小巷。她喊道：「哪，我在這裏！」拔腳朝他跑去。伙計略為躊躇，她就這麼掠過他身旁，循着街道直直地跑。

伙計馬上就追。于是一前一後的兩人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伙計一面追一面喊：「捉住她！捉住她！」然而，人們都不理，只以欣賞的姿態在旁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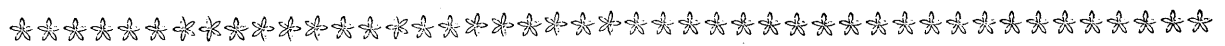
她一面跑一面想：「別忙，我總會讓你捉住的，但要等我跑够以後。」

她在街上轉了一個大彎，往回跑。一輛汽車駛來，就擦過她身邊，人們嚷道：「好險呀！」

跑着，眼看伙計就追上了，她想：「好了，我沒有力氣再跑了。」一輛汽車迎面駛來，响着喇叭，帶着引擎的聲音，迅速如同火箭。她原本是在路邊跑着的，現在就突然的、出人竟料的奔向街心，像一隻初生的犢牛衝向老虎一般衝向汽車。喊聲在街道兩旁升起……

底下一個孩子鑽進路中間的人叢，看見一輛汽車出聲，剛好一個女人回頭，仔細看看，正要開口叫了是他回答道：「我認識她，剛才她就這兒在兒？」

走了我十塊錢，可是我忘記問她住在那裏；她叫我走路必須小心，可是她自己……



我是在吡叻河畔誕生，也在那兒長大的，像那裏的許多居民一樣，我熱愛吡叻河，從小便與吡叻河發生了不解之緣。我愛吡叻河，吡叻河也愛我；我們永遠相愛，永不變心。

不管是黑夜和天明，我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吡叻河。因為，吡叻河的情影，老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她雖然比不上密西西比河的漫長，也沒有黃河的浩瀚；他雖然不如伏爾加河的聲名遠播，也沒有藍色多瑙河般迷人，但我對她卻有點偏愛，我愛吡叻河的樸實純雅，我更愛她的恬靜和超脫。

吡叻河，她是那麼緩慢、安詳的流着，曲折迂迴，鬍鬚是條巨大無比的翡翠帶。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永無休止，永不停息，不像那洶湧澎湃的碧海，也不像那湍急的江河，毫無情感的急急流去，她只是呈現

## 吡叻河之戀

·林霖·

一片寧靜，像一個溫柔多情的少女。

吡叻河，她像巨人般，橫臥在祖國的懷抱裏，那淙淙的流水，長年累月地流向遠方，她唱不盡人生的悲歌，也見過人間多少悲歡離合；她會經領略過戰爭招來殘酷的災難，也為曾被陰霾籠罩下的土地而傷感過。如今，她看到祖國的獨立實現而鼓舞，為了國人獲得自由而歡唱；她不再像以前那樣憂鬱和悲傷了。

清晨，當濃霧還沒飄散時，我悄悄地，懷着一顆虔誠的心，來到她的身邊，這時，河面上瀰漫層層薄霧，宛如輕紗掩面的少女，現出羞赧的微笑。兩岸林立，縷縷輕霧，裊裊依戀着峰巒，深遂縹渺，忽聚忽散。河岸邊不少巫婦正在洗衣，用「萬戶搗衣聲」

來形容這時的情景，那是再恰當不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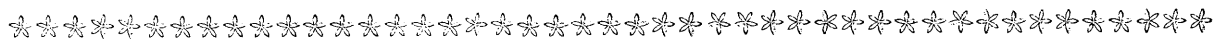
白天，平靜的河面，常飄着幾葉扁舟，漁翁在江心垂釣，碧空萬里，一輪驕陽，婷婷的河水，與日光映輝，璀璨奪目，美麗極了。

傍晚，河面上，蕩漾着的鱗波映着斜陽，宛如萬道金蛇，閃耀奪目。此時，許多居民投進她的懷抱，在綠波中載沉載浮，讓她輕撫着軀體。兩岸綠林深處，炊烟四起，紫繞樹梢，遙望巍峨雄偉的吡叻蘇丹皇宮倒映河上，彷彿水上行宮，令人嘆為觀止，此情此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呀！可惜，我不是畫家，不然這幅「吡叻河上底黃昏」，實足入畫，我又為自己感到遺憾，我不是詩人，不能為她寫下美麗的詩篇，讓遠方的朋友也和我一起讚美她。

夜幕低垂，吡叻河更加美麗了，河水平靜得似一片軟玻璃，朦朧月色，蕩漾烟波之上，點點漁火，閃閃爍爍；綠草如茵的山坡，到處情侶並肩而坐，喁喁細語，像有談不完的情話。仰望明媚皓月，細聽河水低唱，這時萬慮全消，超然物外，常使我流連忘返。

然而，美麗的日子就像雨後的彩虹那麼容易消逝，去年年初一的一個清晨，為了升學，我告別了家人，也辭別了吡叻河，來到這遙遠的東方花園。我走時，離開了吡叻河很遠了，還是依依不捨的回頭望着她，直到她的情影消逝在綠林間，我還沒有轉頭回來。啊！吡叻河，妳可知曉在這土地上有那麼熱愛着妳的人嗎？

呵！美麗的吡叻河，何年何日，我才有機緣重返妳的懷抱，接受妳的撫慰？



# 叮嚀和關懷

張子深

深兒：我終於肯讓你離開我，離開溫暖的家，離開所有的親人，離開孕育着你的生命的土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這是當初所不會想到，也是不敢想到的。

你想想：普天下的父母，誰不愛他們的兒女？誰不願意兒女常圍繞在身邊？又有誰願讓兒女到陌生的地方去？兒女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一部份，也是生命的延續，更是希望的寄托。沒有兒女，最完整的生命便會有缺陷，最理想的人生也會有瑕疵。做父母的最感到愉快的，並不是在物質上獲得充裕的享受，也不是僥倖地中了百萬元的彩票；而是眼看着兒女一天天長大，能够上進、知道孝敬、明辨是非、懂得廉恥：這時，父母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絕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

當你高中畢業時，我以為你會找一份工作做。我總希望你白天工作，晚上陪伴在我身邊。你讀書聰明，知道的事又多；每次和我閒談，都會告訴我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你可知道，做母親的我，每每因你的聰明而內心感到驕傲麼？更可曾知道，我每次撫摸你的

臉，凝神望着你時，就會感到，我一切的辛勞都有了代價麼？因此，在飯桌上，你第一次向我提起要到國外升大學時，我像是悠閒中忽然聽見炸彈在我身傍爆炸；轟然一聲，使我感到暈眩。我幾乎被這一擊擊倒，正含在口裏的飯也無法嚥下；這一餐，我只吃了半碗。

就從這天開始，我的心不再安寧；情緒的紛擾常使我澈夜失眠。誰叫你的父親那麼早就死去？誰叫我們家裏這麼窮？只要我能賺到，或者是存有足夠的錢，我會毫不考慮的讓你進南洋大學。可是，我每天所能賺到的錢，還不够一個有錢人家的兒子，在南大裏一天的開支，何況我賺來的錢又要維持家裏的生活費用。我感到自己的無能，也覺得對不起你。有幾次在夢中發覺你已離開我，便從夢中驚醒；醒後再也無法入眠。我躡手躡腳走進你房裏，看見你仍然安穩的睡在牀上，睡得那麼甜。我禁不住低下頭，久久的吻着你的臉；並替你把被拉好。這時，一顆跳動的心，才慢慢恢復平靜。

我怎捨得讓你離開我呢？雖說你已經十九歲，可是十九年來，你就沒離開家門一步；你像是一隻未

見過世面的小燕子，外邊的風風雨雨，你可受得了？寂寞孤單的生活，你能過得慣？我不敢再往下想，再往下想，讓你離開的勇氣就會消失盡了。

當你的生命形成時，我除了感到說不出的高興外，也還感到責任的重大。你是從我身上剝出來的一團肉，本能的愛是早已雜拌在裏面了。我無時不在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你，熱天怕你熱，冷天怕你冷。我願意為你犧牲一切，犧牲並沒有帶任何條件；我更願意為你追尋最大的幸福，只要幸福是我能力所能追尋到的。深兒：你是在我懷抱中長大，你吃的是我的奶，受的是我的愛撫，我像陶匠塑土般，慢慢的把你塑成人，爲了愛你，我不捨得讓你離開我；爲了愛你，我又不得不讓你離開我。多少日子來；我一直就被這矛盾的心理困擾着。當然，我最希望你留在我身邊。可是我如果只爲了這原因而阻止你遠行，我更免太私心；因此，爲着你能求得更高深的知識，爲着你有更美麗的未來，我終於答應你離開我。

在這離別的前夕，深兒啊！我有千言萬語，却像魚骨般梗在喉頭。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在外頭，我

一切都信任你，也希望你信任自己；別做出對不起自己和對不起我的事來，這是我唯一的叮嚀！

## 二

深兒：夜已深，人已靜，老掛鐘也敲過十二下，我却輾轉難眠。一閉上眼，你的影子就出現在我面前，把眼一睜，一切便像閃電般溜走，房裏剩下的是一片漆黑，窗外却是月色淒清。我用雙手蒙住耳朵，不忍聽那蛩蛩唧唧、蛙鳴閣閣，彷彿蛩聲蛙鳴都是遊子唱起的離歌，聲聲都敲痛我脆弱的心靈。

我又記起前天紅燈碼頭的送別，我們母子倆夾在萬千送行人和遠行人中，竟然相對無言。我心裏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離愁；許多話，還沒說出口，眼淚已經先流。你雖然強忍着悲哀，憂鬱的臉上勉強露出一絲笑容，却仍然掩飾不了內心的痛苦。我這第一次體會到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滋味。是甚麼使我們母子離別？爲甚麼要讓大輪船把你載到陌生的島上去？難道只因爲我們貧窮麼？每想到這裏，我就對你感到無限的歉疚。我實在不配是你母親。我是那麼低能，人家的父母能在一天中賺幾百甚至幾千塊錢

爲甚麼我連幾十塊錢都沒辦法賺到呢？我不但在平時不能讓你有充足的物質享受，還在精神上不斷的虐待你。每看到你那不太結實的身體和沒有甚麼血色的臉孔，我就覺得是我的罪過。我深怕你那死在九泉下的父親，也會私下埋怨我，我……實在是個無用的人啊！

上船的時間到了，吊橋從船上一直垂到岸邊；許多結領帶穿西裝的父親和打扮得雍容華貴的母親，都帶着他們的兒女往二等艙走。我呢！穿的是一身廉價藍布唐裝，不但式樣可笑，而且穿了一年。我雖然在換衣服時想找一套比較新的，找來找去也只有這一套沒有補釘；因爲一年來爲了多儲蓄幾個錢，就沒敢再添製衣服。我只希望你別因我的寒酸而感到難過，也希望你能知道我心裏的苦衷，只要這樣，我就會高興了。

看着別人叫伙腳把一箱箱行李搬進船艙，再回看我替你提着的兩個行李箱，我開始擔心你不够衣服用。尤其是在你唸書的地方有冬天，又有寒流和颶風，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我會聽說最好能給你做一套西裝，以便在冬天可以當寒衣，別的日子又可以當禮服。我到裁縫店一問，起碼也要一百塊錢。我只好類然離開。我不是不捨得化這筆錢，而是沒辦法籌足這筆錢。聽說香港有學生裝出售，耐穿的程度和西裝不相上下。你看完我這信後，千萬記得買兩件，有兩件學生裝，冬天便比較容易過。

我知道睡大艙滋味不好受。一兩百人擠在一起，男女不分，在這炎熱的日子裏，單就人味已够使人頭暈；何況大艙裏不通風，傍邊又是機器房，船一開行馬達就響個不停，蒸發出來的熱氣直往大艙裏沖。我不知道你能否按時把暈船丸拿來吃？那盒藥丸聽說很見效。窮人家既然沒法住頭等的舒服地方，當然沒福份享受那空氣清新的環境，所以只好拿出勇氣來想辦法適應惡劣的環境，這對一個人也是很大的考驗。只是我在匆忙中忘了叮嚀你，白天最好別留在大艙，應該上甲板走走；最好能找一張椅子，在甲板上消磨時光。因爲你可以在這兒看日出，可以讓清風吹醒沉悶的頭腦，可以看飛魚躍水，白雲悠悠，甚至於可以閉目遐想。這樣的日子便比較容易過，雖然是在大艙裏，同樣能領略船上樂趣。你便可以試用我這方法……

此刻，夜更深了！太平洋上的你，可會安然入睡？在澎湃的浪濤聲中，是否也有了思家的夢？深兒啊！我在此爲你祝福！如果此刻你是在甲板上望明月，就別忘記對明月微笑！我已把對你的愛和懷念寄託明月，讓明月帶到你身邊……

深兒：我依舊像往日一樣，很早就坐在門口等郵差。我知道派信時間是九點左右，我却沒辦法在九

點以前安心的做點事。好容易等到九點，郵差踏着自行車向我緩緩行來時，我的心裏像有十五個吊桶般，七上八落。這時倒有些怕見郵差，是怕不能從郵差手中接到你的來信。我已經失望過好幾次，今天真怕又會失望。

然而，我終於接到你的信了。你終於把最大的快樂帶給我，也只有做母親的我才能享有這份快樂。我幾乎抖動着雙手拆開你的信。可是，我還沒讀完一行，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不由自主的滴落在信箋上。

你是連坐車也會頭暈的孩子。我却沒想到，太平洋上的波濤和海浪，竟會使你連正餐也不能吃。你病了，一個人睡在悶熱的大艙裏，沒人照顧，只能吃些水果和餅干，怎不渡日如年？難怪你會說：「媽：病中沒有一刻不想你。只有想妳才能減低我的痛苦，才能給我精神上帶來極大的安慰。我現在才知道媽的偉大。我恨不能馬上回到妳身旁，訴說我日來的委屈。可是，大輪船只有一直向前進，每一秒鐘都在殘酷的拉長着我和媽的距離。艙裏的人對我都陌生。他們只顧高聲談笑，有誰能像媽一樣在我病時守在牀邊？又有誰能給我慰安？媽，我終於哭了……」深兒啊！當我讀到這一段時，何嘗不哭？我猜想你此刻的身體也許更孱弱，自己得千萬保重，免得我爲你操心。第一次離家，難免有濃重的鄉愁，也難怪你會說已經領略到一只

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一的滋味。寄來的書箋也一併收到。我不大喜歡你把歐陽修的詞題錄在上面，尤其是一不枉東風吹客淚，相思難表，夢魂無據，唯有歸來是。一幾句。我總希望你把心靜下來，別一天到晚想家。你不是說學校座落在木柵嗎？有名的指南宮就在附近，何不邀一兩個新認識的朋友到附近玩玩？你又是頂喜歡遊山玩水的，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最能舒暢心情；也最能使人心曠神怡。但願你好好養足精神，開學後才有精神，也才能專心唸書。

自你離開後，家裏靜得多了；尤其是你那三弟除上課以外，下午還兼一份家庭教師的差使，很少時間留在家裏。你大哥除了工作，剩下的時間又要去會女朋友。他們都是忙人，家裏總是冷冷清清。深兒：難怪我特別疼你，想你不曾離開不去；不是躲在書房裏，就是陪我談天。現在，陪伴我的不是你而是無邊的寂寞。不過，當我想到四年之後是你學成歸來的日子，我便只有快樂而沒有悲哀了。

昨天三叔公來談天，他說你年紀不算小；一去就是四年，四年裏遇上賢淑的女孩子，不妨找一個。我也有這意思，如果你去時是一個的人，回來時是兩個人，那我做母親的該多高興啊！當然，我很瞭解你的性情，你是個內向的人，不愛交際，又不喜歡說話，常愛一個人躲在書房裏，如果不像古人所說：一



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話，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聽到你的好消息。門前那棵葵樹，現在由你三弟照顧。他還算有記性，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把茶葉泊倒在樹根上。這幾天氣溫高至九十度左右，又悶又熱，老葵葉有三片已經枯黃，你三弟已將他們剪掉；我也順便挑兩担泥土加在樹根上。你三弟做事雖然虎頭蛇尾，對這棵你手植的葵樹，倒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呢！

夏天已經過去，你現在在的地方有春夏秋冬之分，該也是秋風輕拂，天高氣爽的時候了。我在此為你默禱，希望輕風吹走你的鄉愁，吹開你心裏的憂鬱，也希望你的心很快就像秋空一樣的晴朗，雖然是季節的秋天，却希望你永遠享有生命的春天。

四  
深兒：在期待中收到你的來信，這份快樂是不能用筆墨形容的。每次重讀你的信，就彷彿是你在我們耳畔絮語。萬水千山，只能把我們的形體隔開，但，我們的心靈是永遠契合在一起的。

你能養成早起習慣，很使我高興。早晨空氣清新，精神飽滿，特別容易記憶，最適合背誦一些文章。不過早起就得早睡，像你的身體，每天都應該有七小時的睡眠；不然，起身後精神恍惚，便不能多思考，思考就會頭昏，這一來早起便只有害而沒有利了。據說此刻是風大時節，起身後要穿够衣服才下牀，免得惹上傷風感冒之類的小病。

木柵既然環境清幽，沒有都市的喧囂，沒有娛樂場所，可說是唸書的最好所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好把握、好好利用。記得曾文正公說過，一個人最怕不能立志讀書。如果能發奮自立，不但在家裏可以讀書，就是在曠野、在街頭，同樣可以讀書。如果不能發奮自立，有着窗明几淨的別墅，同樣不能唸書。拿破崙是叱咤風雲的英雄，能寫出纏綿悱惻的情書，只因為他雖然馳騁沙場，在烈日底下，猶不忘讀歌德的著作。讀書根本就不必選擇地方，選擇時候。知識雖然不可以用斗量，却是一點一滴日積月累得來的。你萬不可自以為天資很高，平時不用功，到考試才臨陣磨鎗。假如這樣，四年之後，你還是學不到什麼東西。因為知識一定要經過消化作用後，才能保存在腦海裏。如果只是囫圇吞棗，在短時間勉

強填塞進腦海裏的知識，也會在短期間遺忘得一乾二淨。最好的記憶方法，據心理學家最近的證明，是看過一本書之後，隔一二期再看，這方法你不妨試用。一個人光有知識是不夠的。知識是屬於能力的修養，如果只有高深的知識而沒有道德修養，知識能力的增高便會加長犯罪的能力。古來的聖賢，除學問的精湛值得我們欽佩之外，人格的高尚更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昨天到你三弟學校，看見校門有一幅對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我當時就想，每個學生能照這十個字切實實做去，每個學生都不難成為堯舜一樣的聖人。你在學校裏應該學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如何求得知識，第二件是如何做一個完人。

我希望你記着我這兩句話：世界上沒有困難的事，最怕是自暴自棄。孔子被中國人尊奉為萬世師表，這一份榮譽，也不是從娘胎帶出來的。文天祥從容就義，臨死時還留下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名句，是因為他修養極致的緣故。富蘭克林一生的成功，是因為他能遵守着十三條德行。所謂節制、靜默、條理、決斷、儉樸、勤勞、誠摯、正直、中庸、整潔、寧靜、貞潔、謙遜，都是修養不能或缺的，但願你牢牢記取。生命是短促的，人生最後的歸宿終不免是死亡。可是聖人死亡的只是肉體，精神是不朽的。只有凡人才是肉體和精神同時死亡。

暮色由遠而近，房裏也開始暗下來，我一寫就不能自己。嘮叨了半天，你也許已經看厭。請容我暫時收筆，希望你努力功課、努力做人的修養、努力加餐飯！

## 詩二章

白垚

### 色相

在年輕的飄忽裡，你是穿竹而來的風，掠長髮，昂首過幽幽的村徑，你說你棄舟涉水，約我以一裙的濡濕、一脚的泥，呵！你很野，當你曳裙一歎，驚破了一籬花影，遍地虫鳴。

夜色空靈，今夜的足音再起，但江水已東去，浪捲渦漩，這些都是雲霞一夢，

昨日已遠，你我都已兩鬢霜華，來和去原是一道圓環的路，當年的姿彩是今日淡漠的靈魂，呵！你仍很野！

掠一掠銀絲的白髮吧！自你的變頰我仍看到昔日的薔薇，你無瑕的顏色仍給

群樹以新意、流水以新聲。

### 靈感

棄南方的小樓，呼嘯而去舉一束葡萄、一卷詩，只是去水榭旁拾一些星夢；快！日在西，我們趁暮色越入林。

撥息火，循鼓聲渡河，當你涉水的一刻風掠過你的衣角，就那麼把大袖一幌，呵！你！邀得了一天星斗，一山雲夢。

明月自湖塘升起，你感覺到已是一片泥濘，水田四佈你說你是獵，獵到一些念，但我笑你捕不住那一片蛙聲。

# 天亮之前

· 仁政 ·

夜的黑網代替白天的光。

王大嫂自昨天到現在，一直沒有睡過片刻，腦子像一架出了毛病的電視機，片段地映着過去日子裡所發生的事情，這一幕還沒有完之前，另一幕又擠湧出來了；這些混亂的記憶是一件痛苦的事，彷彿有無數的蠶虫，蚕食着她的腦髓。她縮縮着身子，坐在木榻上，右邊一張用木箱板釘成的桌子上是一盞小小的煤油燈，燈光把她的影子映在她身邊睡着剛滿月的孩子的搖籃上。煤油燈的燈心太長一些了，黑薰薰的煙從燈罩內一股一股地向屋頂冒着，有時偶爾「卜卜」地响了一兩聲，一兩個小火星跳出來又消失了，燈光一閃一閃地跳動，她的影子就像被一股風吹動似地搖幌起來。她有些感觸地伸手將燈心捻低一些，屋裡顯得更昏暗了。

她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因為屋裡根本沒有一個鐘，也沒有一個錶。

屋子裡靜得可怕，除了她跳動的心，輕輕地震盪着那幾乎要靜止的氣氛。偶爾，一隻不知趣的蚊子，在她耳邊「嗡嗡」地繞着，然後停在她的手上，但她沒有去理它。蚊子在乾癟的手上搜尋不着一塊可以吸飽血的肉。她忽然想起她剛滿月的孩子，在她的乳頭上吸不出一點滴的乳汁的情景來。

她移動那呆滯而無神的視線，投向搖籃裡。搖籃外的小蚊帳隔絕了她的視線，她凝視了很久，依然看不見搖籃裡的孩子。兩顆熱淚滾出了她的眼角，她的眼睛潤濕了，在朦朧中，一個閃着油光的歪臉在黑暗中浮顯出來，他的右手拿着一張攤開的契約，左手是一張四百元的支票。這雙手一直迫近她的臉孔，令她大大的恐懼，渾身發抖起來。

「還我！還我的兒子！我不要四百塊錢！還我……」她大聲嚷叫起來。聲音劃開了屋子裡的沉寂，四周的板壁微微地起了共鳴的震盪。那雙可怕的手立刻消失在黝暗的深處。王大嫂的眼前依然是那被自己的影子遮住一半的搖籃。她連背梁上也起了戰慄，趕忙伸手撥開搖籃外的小蚊帳；還好，孩子依然安靜地躺在搖籃裡。

一陣陣的鼾聲使她把眼光從搖籃移到左邊的木牀上去。她望一望躺在牀上的王大，一股無名火從她的心裡燃燒起來，可是，這憤怒馬上變成了悲哀，她鼻端酸了一陣，眼淚撲簌簌地湧出眼眶。她嫁給王大後，不知哭了幾千回。她與王大的婚事，是由媒人說合的。她父母又是個中直的人，聽媒人說王大是某某膠商的孝兒，也高興了一陣，以為這一下子嫁過去，女兒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做父母的也可以安下心來。她是一個鄉下姑娘，樣樣事情都順從父母，婚姻的事也只好由父母去擺佈了。但是，當她被王家接過門的時候，才知道所謂膠商，只不過是十二依葛老膠園的園主；所謂孝兒，却是鄰居都害怕的無業遊民。然而，生米已成熟飯，這又有什麼法子呢？婚後十個月，她生下了一個男孩子，但是她不住在家翁的家裏。因為早兩個月前，她家翁與王大吵得動武，而且還登報「脫離父子關係」。於是，王大與她離開了那城市，她亦因此而遠離了父母。孩子剛滿月，沒有人來恭賀，只有一個陌生人隨着王大來看他幾次。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只眼巴巴地瞪着陌生人來，盯着陌生人去。陌生人來的次數多了，有一次還交了十來張紅老虎給王大，她心裏有些發慌，不知她那兒來了一股勇氣，竟然大胆問道：「王大，你想將孩子怎樣了？」

「賣給姓溫的商人。」他從從容容地回答，就像做了一件很應該做的事一般的得意。

「不！不能，王大，你不能這麼無情！」她用顫抖的聲音哀求着。

「嘩！賤骨頭倒也敢反對我了！」王大瞪着一隻眼睛，吸着煙屁股，跨着大步走出屋子。

「不，你要賣，我不准！」她奔前去抱住丈夫的脚，眼淚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王大，我對你無冤無仇，你不能賣我的兒子！」

「滾開！」王大的右脚一揮起，她就像被蹶着的皮球，滾到丈把遠去。但是，她忍受着極大的痛苦，爬起來，又衝過去，王大的脚又被抱得緊緊地，她號哭着，就像一個失去理智的狂婦，跪在地上，拼命地搖着他的脚。

「王大，你不能這樣殘忍啊！……」

「那你拿三百塊錢給我吧！」

「……你，不能，不能拆散我們的骨肉！」

「哈！」王大冷笑一聲，然後粗聲地叱責道：「只是你的骨肉？哼，沒有老子的，看你生個屁！滾！」

「嗚——嗚……」

「滾，滾！」王大想再將脚揮起，但是，這一次即使他有飛毛腿的武功，也不能揮起了；因為他的老婆像枷鎖一般的扣住他的脚。他開始殘暴地拔她的頭髮，擱她的面孔，像急雨似的拳頭落在她身上，他企圖解脫束縛，但是都沒有一絲的效果。

「砰！」一個椅脚像鐵錘似地在她腦袋上大力一敲，她彷彿聽見轟雷般的响聲在她頭上炸開，無數迸出來的星斗在她頭上繞動！她昏過去了，兩手依然緊緊地抱着她丈夫的雙脚，王大彎下身子，才把她的手拉開，踉踉跄跄地衝出屋子。她又驚惶地緊抱着雙手，良久，她才發覺懷中什麼也沒有抱着。她不過是在回憶一件可怕的事。她恨她的丈夫，恨他的兇險，恨他那沒有情感的心的，恨他一切。他不像一個人，在她的眼裏

，他像一頭怪獸。

她天暗地裏向天虔誠祈禱，盼望着她的丈夫能斷了賭博和醉酒的意念，像其他的男子，做一個像樣和體貼的好丈夫。但是，四年了！四年的渴望着，她的盼望却像一個個被觸破的泡影。她生了四個孩子，三個在滿月後便抱到陌生人的手裏了。現在，她就只剩下這一個，但是，當黎明降臨時，又將有另一個陌生人來抱他走了……她的眼淚流下來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的眼淚乾了，憤怒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燒，且漸漸地蔓延到全身，儼如火一般地燃燒起來。她的眼很紅，像中午的太陽！菜刀、釜頭、繩子……的影子在她的腦海一一掠過。

「喔，喔，喔，」一聲鷄啼聲戛然而起，嘹亮的聲音劃破了沉靜的夜的空間，透過了牆，震着她的心絃，她的思潮像閃電撕裂天空似地被劃開了。心跳的速度像一陣急雨。

菜刀、釜頭、繩子……的影子又在她腦海一一掠過。她站起來，又坐回去。

「不——」她的心叫着。「他有一天會變好的。我不能，但是，但是兒子呢……」

「喔，喔，喔！」第二次鷄啼時，她緊張起來。她從櫬子上驚惶地跳起來，匆匆地向柴房走去，過了一會兒，她蹣跚地回來了，手上握着一把長柄的釜頭。她不小心，踢倒了櫬子，「拍！」地發出一聲巨響。

「哈，哈，哈，我全知道了。」木牀上的王大忽然大笑起來，她楞住了。

「……我看見了，我看見你拿……：哈哈，四百塊錢……：呵，酒，酒……：原來是王大的夢嚙，她鬆了一口氣，在這一刹那，她咬緊牙筋，舉起了釜頭……：」

「依——呀——」一聲木門開關的聲音，王大姐從屋裡走出來，她抱着一個剛滿月的孩子，向着無邊的大霧走去……：」

我又在雨後的花園小徑上緩步躑躅了。花都凋謝了，怪不得幾夜來總聽得後園裏悉索悉索的聲音，原來是辭枝的花在聲聲嘆息。牆角下，青蛙拉長了喉嚨，在偏僻的一角天地裏唱牠的春天；小徑上是厚厚的一層枯花朽葉，其間還有一枝兩枝的嫩綠從底下冒出來，想不到這幾枝從朽敗之中生長出來的花草，倒比那小徑兩旁由人工培養的顯得更茁壯，更富生命的氣息。

我愛惜地避着它們，不去踩它，它們帶着蓬勃的活力，藐視頑強的外界阻力生長出來，任何一個人都會帶着我這份感情，來維護它，讓它有一個開花結果的日子。

在眾花中，大朵的花兒少見，野花大朵的也不常見，這因為野花失去人間的照顧，它要禦風雨，擋霜雪，只有小而繁盛的花能經得起種種的考驗。在我的後園，因為年久失修，現在都讓小花佔滿了園子，小徑上可敬的幾枝也都是屬於小花那一類。雖然，這顯示着我家後園的敗落，是對人的一種譏笑。然而，在我，這却是好的景象，朝氣蓬勃，生命都活躍在後園裡了。後園的圍牆上，青苔在伸張它的地盤，那很好；牆洞間也伸出幾枝小花來了，我喜歡我家園子有着這些東西，這園子應該讓給它們，因為，土地是

閒

情

· 陳桃 ·

爲着它們而生的。

花要傳播種子，是在成熟的時刻，到了那時刻，它毫不愛惜，它將宇宙一切當作自己的天地，把種子儘散了去。風來了，就叫風飄去；雨來了，就叫雨帶走。宇宙是它的生命，它的生命也由此而擴大。

千萬朵花共造一個宇宙的生命，誰也分不出那一朵花是由那一朵花分出來的，那一朵花應歸那一朵花所有。沒有，然而大家都貢獻了同樣的努力，來開創它的永恆生命。它與天地爲友：與人，與風，與雨，與月，與日爲友。它不拒絕宇宙間任何一件東西，它是沉默地，在沉默中運用它超人的智慧，展布它的生命於全宇宙，凌駕於人、獸之上，這就是花的生命，我家後園就有它們。

月亮出來了，園子裏是一片清光，從枝頭花葉間跌落的雨水打着地上的枯枝敗葉，它們在爲新的嫩綠傳達着喜悅的信息。

「瞧着，我們要好好好的幹一番呢！」在清新的雨後，聽着這聲音，格外令我興奮、振作。

我的褲管全濕了，然而我仍然帶着敬意環顧了園子一周，順着小徑走向房子裏去。



# 迎神的日子

陳慧樺

八月剛在艷陽猛烈的照射下遁逝了，九月就輕曳着雨絲蒞臨。這幾天來，廟宇被修飾得煥然一新。以前，畏於烈日熬晒的麻雀，常常在廟前樹下吵叫，喜鵲在枝上跳躍，彷彿這裏就是牠們的棲息之所，但現在牠們都飛走了；因為廟裏住了許多人，他們都在預備迎神的工作。當然，這些我是知道的很清楚；在童年的時候我會參與過不知多少次的迎神儀式。記得有一次迎神回來時已是萬家燈火，衣服被雨淋溼，我知道回去定會被母親責打，於是，橫了心，那一夜就跟其他野孩子在廟裏住了一宵。

我有着深深的歉疚，當我聽到街上鑼鼓聲喧天，心裏便感到難過。是的，假使我在童年的時候能好好的利用時間讀書，我想我總不致落得現在這個樣子吧？然而，懊悔又有何用呢？時間是永遠消逝了，任誰也不能把已去一切的日子竊回呀！

這些日子來，家裏的幾個小傢伙，整天鬧着要到廟前去觀酬神戲，但，得不到准許，他們哭嚷着，鬧得有點不像話，給母親帶來許多無謂的麻煩。

這是九皇爺誕的頭一天，照例下午迎神的隊伍便要開到附近的河

裏去迎接神爐回來供奉；往往，他們的迎神隊伍都要虛張聲勢，打着大鑼大鼓，吸引一大羣的人，而小孩子們就跟在後面搖旗吶喊。家裏的幾個小傢伙自早上起來就嚷着、喊着、時而翹看壁上的掛鐘，看是不是到了迎神的時候，又時而看看門外，像煞有介事似的。

然而，時間老人總像有意跟他們為難似的，拐着手杖緩慢的跑，叫孩子們感到大大的不耐煩。每當我看到他們那種焦急的樣子，心裏就不好受，我有幾次想跟他們說：「你們別去，還是好好的讀你們的書吧！」可是當一個個字就要從我喉嚨裏爬出來時，我却又把它遏下來。我怕他們嘲笑我假正經。是的，假正經，我小時候也不是跟他們一模一樣嗎？而他們，即使明知母親不會允許他們去迎神的，只是他們仍抱着一線不滅的希望，圍繞着母親的身邊，哭哭嚷嚷，時而翹首門外。

「喂！你們這樣急，幹嗎？九皇爺是要到七點才請回來的。」我不止一次這樣跟他們說。

「誰跟你說？我們要跟人去迎神，現在就得去呀！」

「你們要去迎神？」我感到十分驚訝。以前，他們只要到街上看

了一看迎神的隊伍，就會心滿意足的，可是，現在他們也要去迎神。我連忙阻止他們：「媽一定不答應！」

他們並未因此而放棄去迎神的念頭。在他們純潔的心靈中，魅魍便是恐怖的東西，而神，是至善至美的，所以，他們以為能去迎神是頂值炫耀的，何況神還能時時保護他們呢？因此，他們翹首門外，望着空濛的天空。

細雨霏霏飄落着，遠處彷彿飄得更稠密更富情趣。雖然，下午已落過不少的雨，低窪處仍存着積水，但此時似乎仍沒有停止的跡像。其實，在這節日裏，不管如何，下午總要下雨的，這似乎已是成爲慣例。

看着門外細雨濛濛飄落，樹木花草都被織入紗絲裏；我的遐思就更頻繁了。

我彷彿跌入現實和回憶揉揉的景地裏，看到迎神的人們怎樣手舞足蹈的出發，怎樣擠在人羣裏，薰那濃而難挨的烟火，怎樣手裏擎着香，怎樣跟隨迎神者踽踽而行……我彷彿看到兒童們揮舞着利劍，忽而向東竄，忽而又向西竄，急得護身者趕緊酒聖水、唸咒語，還有那四個人或十六個人抬着四處簸搖的大小轎輿。……

我抬起頭來，看一看站在面前的弟妹們，他們多麼酷肖我以前的那種天真活潑的神態，對他們的天真和無知，我倒有些羨慕，因為，只有像他們這樣，才能無憂無愁，十分快樂。

此時，四周已昏暗，簷前雨聲還是浙瀝不輟。遠處驟地傳來鏗鏘的鑼鼓聲，我猶豫一會兒，高聲對趁起門檻的弟弟們說：「走吧！我帶你們看迎神去！」

## 黃崖著 迷濛的海峽

定價：二元五角

這是一本奇書，作者在書中寫聖潔的一面，也寫那惡的一面；有靈性的追求，也有肉慾的衝動；有愛，也有恨；有歡笑，也有痛哭；體現「美」，也表揚「醜」。全書二十五萬言，題材清新，寓意深刻，情節動人。

高原出版社總發行

# 日兒與月女

K. Mansfield 作  
薩滿 譯

下午的時候，椅子運來了，滿滿的一車，都是金色的椅子，椅子腿朝天。隨後送來的是花。當你從涼臺上朝下面看人們搬那些花，花盆看上去好像是有趣的極雅緻的小帽子，沿着小路一個勁兒的點着頭。

月女以爲它們是帽子。他說：「看啊！那個人頭上戴着一株棕櫚呢。」不過，她是永遠分不清真東西與假東西的。

沒有人照顧日兒與月女。保姆正幫着安妮修改母親那件過長而且衣袖太緊的禮服。而母親正在家中跑來跑去，並且打電話給父親，囑咐他不要把該辦的事忘記。對兩個孩子，她只來得及說：「別擋我的路，孩子！」

他們沒有擋她的路——至少，日兒沒有擋路。日兒最恨被別人踉踉跄跄的送回育兒室去。月女却不在乎。要是她纏在別人的大腿之間，他們就把她往上一拋，搖得她直叫。但是，他們可無法同樣的泡製日兒——他太重了。他是如此之重，常在星期天到他家來吃飯的那位肥佬，總是說：「過來，小伙子，讓我們舉舉你看！」這樣說過之後，他就把手指伸到他的胳膊下邊去，哼哼着，用着勁，而最後只有承認失敗，說：「這小家伙可真有一噸磚頭那麼重呢！」

餐廳中的傢俱，差不多給搬了出來。那架大鋼琴被放在一個牆角，琴前再放上一排花盆，再擺上金碧輝煌的椅子。這都是爲了開音樂會用的。當日兒朝裏面張望的時候，一個面孔白淨的男生人坐在琴前——他沒有彈琴，只是敲着琴鍵，然後朝琴身裏面看。他有一口袋修理鋼琴的工具

；他把帽子掛在牆上的一個塑像上。有時，他才開始彈奏，隨即又跳起身，朝琴身裏面張望。日兒希望他不是一個主持音樂會表演的人。

但是，廚房才是他們該去的地方。廚房裏有一個幫工的，頂着一頂白帽，看上去像是一塊牛奶麪粉做的甜點心。而他們原來的廚子明妮，一張臉通紅，笑嘻嘻的。她一點也不嫌他們。她用杏仁味的手指按了他倆每人一下，又把他們舉起來，放到麪粉桶上，讓她們可以看到她那幫工爲晚餐所做的種種奇妙的食物。廚子把東西拿進來，而幫工的將它放在碟子上，加以裝飾。有整條的魚，連頭連尾帶眼睛，他在魚身上灑上紅、綠、黃的小點。他在凍子上噴上花，給火腿加了一個項圈，再在上邊插一把極薄的叉子。他把杏仁同小圓餅乾加上奶油。而東西仍源源的運進廚房來。

「哎，你們還沒有看到冰布丁吧，」廚子說。「到邊來！」她何以會變得這麼好呢？日兒想，當她領着他倆的手時。然後，他們便朝冰箱裏看。

呵！呵！呵！呵！冰箱裏有一所小房子。那是一所粉紅色的小房子；房頂上有潔白的雪；窗子是綠色的；咖啡色的門，門上嵌了一粒果仁，算是開門的把手。

日兒看到那粒果仁時，他感到十分倦厭，他就把身子倚在廚子身上。

「我要摸一下！我要用手指頭摸摸屋頂，」月女說，舞着。只要是食物，她都要摸。日兒却不要。

女僕走進來了，廚子說：「現在，大姐，好好的朝桌子上看看！」

「簡直是一幅圖畫，明妮，」女僕妮莉說。「到這邊來，參觀一下吧！」於是一大伙人都到餐廳中去了。日兒同月女幾乎嚇了一跳。最初，他們不敢蹭到桌子前邊去，只站在門口，注視着那張桌子。

天還沒有黑，可是餐廳中的百葉窗已經放下來，燈已捻亮——每一盞燈亮得像是一朵紅玫瑰。餐桌的每一個角，都裝着紅緞帶同成束的玫瑰花。桌子中央是一湖湖水，上面浮着玫瑰花瓣。「等會兒冰布丁就放在這兒，」廚子說。

兩隻有翅膀的銀獅子背上馱着水菓。盛精鹽的是一些在盆邊喝水的小鳥。此外，還有閃光的玻璃盃，發亮的碟子、燗耀的刀叉，以及各種的食物。還有摺成玫瑰花形的紅色的小餐巾。

「是不是有人要來吃這些食物？」日兒問。「我想該是這樣吧！」廚子笑了，她是隨着妮莉笑。月女也笑了。他雙手背在身後，走過來又走過去。也許，他會這樣走個不停的，要不是保姆忽然喊道：

「現在是時候了，孩子們。我該給你們洗澡，換衣服啦。」然後，他們就被趕到育兒室去。保姆給他倆解衣服時，母親朝裏面探頭，肩上披着一塊白巾，原來她正朝臉上搽潤面膏。

「保姆，我要孩子的時候會按鈴的。你領他們下來，讓客人看看，立刻再送回樓上去。」她說。

先脫掉衣服的是日兒，他幾手給脫光了，再穿上紅白菊花點的白襯衫，有背帶的短褲，白襪，紅鞋。

「現在，你穿上你的俄國裝了，」保姆說，把他流蘇似的髮髮按平了。

「我穿的俄國裝嗎？」  
「是。乖乖的坐在那張椅子上，看你妹妹換

衣服。」

給月女換衣服可費大事了。她一穿上褲子，就假裝着跌倒在床上，朝保姆踢動她的兩條腿，這是她的老毛病。每當保姆伸着一個手指，用一把濕刷子要給她捲頭髮時，她便扭轉過身來，找保姆要上面有她像片的胸別針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不過最後她總算也打扮好了。她的禮服向外蓬出來，上邊還綴有白色毛皮。甚至在她襯褲的褲管上都鑲有軟絨。她穿的鞋是白色的，鞋上有一圓一圓的彩色圖案。

「大功告成了，小羊，」保姆說。「你看上去甜得好像粉撲上畫的小天使！」保姆衝到門口。「太太，停一下！」

母親又走進來，秀髮半垂。  
「啊！——她嚷。」簡直是一幅畫嘛！」  
「她漂亮吧，」保姆說。

於是，月女提着裙子邊，張開了裙子，徐徐的伸出一隻腳。日兒不在乎別人是否注意他——沒有人注意他更好。

母親去後，兩個孩子便坐在桌子前邊空實的玩着遊戲，保姆站在門口。那時，車輛陸續的來了，笑語聲、衣裙的沙聲從樓下傳上來。保姆低聲說：「孩子，注意，就在屋子裡面等着。」月女拚命的把桌布向自己這邊拖，結果桌布全掛在她這邊，日兒那邊一點沒有了。然後，她又假裝着她不是故意的。

鈴聲終於响了。保姆忙朝他們奔去，手執髮刷，按平了他流蘇般的髮髮，給她正好了蝴蝶結，再讓他倆手牽着手。

「現在下樓吧！」她低聲說。  
于是他倆便下樓了。日兒覺得像那樣握着月女的手，樣子一定很蠢，但月女好像很喜歡！她搖着手臂，她底珊瑚手鐲上的小鈴鐺便叮噹的响了起來。

母親正站在客廳門口，搖着一把黑扇子。客廳中充滿香噴噴，一身絲綢繚繞作響的太太們，

同穿着有着逗人笑的尾巴的黑衣服的男士——好像是一群甲虫。父親置身其中，大聲說着話，一邊不知把甚麼東西在衣袋中弄出聲音來。

「真像一幅畫啊！」太太們嚷着。「啊，小鴨！啊！小羊！啊！甜得像糖！啊！小動物！」

凡是無法吻到月女的都轉來吻日兒。有一位皮包骨的老太太，牙齒格格作響，說：「小寶貝，多嚴肅啊！」不知用甚麼硬東西在他頭頂上敲出聲音來。

日兒張望着，想知道剛才開音樂會的那個人是否還在，但那個人已經不在了。代替那個人的，是一位紅臉的胖子，他正身子倚在鋼琴上，對一個把小提琴按在身邊的女孩說話。

日兒真正喜歡的只有一個人。只是那一個。那人是一個小老頭兒，挺長的一把灰鬍子；他自己一個人走來走去。他走到日兒身前，眼珠子很有趣的那麼一打轉兒，說：

「喂！孩子！」說完又走開了。但是，不久他又走回來，說：「愛狗吧？」日兒說：「愛。」但是，他再一次走開了，雖然日兒各處找他去找他不到。他想也許他到外邊去，會抓一隻小狗進來。

「晚安，我的小寶貝，」母親說，伸出赤裸的臂膀，把他倆抱起來。「飛到你們的小窩裡去吧！」

然後，月女走去，並且又幹出一件蠢事。她將雙手伸出在眾人之前，說：「我要爸爸抱。」可是，大家却很高興，爸爸過來一彎身就像往常一樣把她抱了起來。

保姆急急的扶持他倆上床，甚至把日兒的禱告都打斷了，她說：  
「孩子們，上床吧！馬上！」在他倆上床之後，屋中便熄了燈，除去一盞守夜燈在黑暗中照亮。

「你睡着了？」月女問。  
「沒有啊，」日兒說。「你呢？」

「沒有，」月女說。  
過了一陣子，日兒又醒了。樓下傳來一陣很响的鼓掌聲，好像是下大雨一樣。他聽到月女在床上翻身。

「月女，你醒了？」  
「是啊，你呢？」

「是啊？喂，讓我們出去從樓梯上看看。」他倆才在樓梯的最高一階上坐好身，客廳門便打開了，他倆聽到客人們穿過客廳走到餐廳中去。然後，那扇門又關上了，開酒瓶的聲音同笑聲响起來。然後，這些聲音也都寂止了，而日兒看到他們全在繞着那張美麗的桌子轉圈，手背在身後，像他會做過的一樣：他們轉了一圈兒又一圈兒，看了又看。有灰鬍子的那個人特別喜歡那所小房子，當他看到那粒果仁做的門上的把手時，他把眼珠一轉，就像不久前才轉過的那樣，並且像對日兒說：「看到果仁了？」

「不要像那樣的打盹，月女！」  
「我沒有打盹啊。是你在打盹。」

「不對。我從來沒有打過盹。」  
「啊，你打過，你現在就在打盹。」

「我不是打盹。我只是告訴你這樣打盹。」  
當他們再度醒來，他們只聽到父親的聲音很高，還有母親，一笑又止。父親走出餐廳，蹣跚着邁上樓梯，幾乎絆倒在他倆身上。

「哎！吉提，快到這兒來看看！」他說。母親走出來。「呵，你們這兩個頑皮孩子，」他站在廳堂中說。

「讓我把這兩個傢伙領下來，給他倆一塊骨頭，」父親說。日兒從來不會見他如此高興過。

「不成，那可不成，」母親說。  
「啊，爸爸，求求你，讓我們下來吧！」月女說。

「我要是不願意你們下來才有鬼呢！」父親嚷。「我才不受人恐嚇！吉提——讓路！」他把

# 芽苞

君紹

春雲乍展，春雨甫過，和煦的陽暉漸漸加強。熱，孕育了芽苞的生命；孵化了，抽長了一切芽苞的型態。於是，新的生命，借着綠的色彩，和世人見了面。

才是葉片乾澀的樹木，幾天不見，忽然萌芽吐心。才是米粒般大的小芽，忽地由半吋，一時而二三吋，終至抽出新葉，把老葉淘汰盡了。籬上牽牛花類的藤蘿，那生長的速度可由肉眼辨察，生命的脈搏是如此的活潑，藤心輕輕地抖，輕輕地旋，向左，向右，一切合乎節拍，大自然那無形的手，冥冥中支配它們的競賽。

枯黃的荒野忽然換上鮮綠的衣裳。這兒三兩朶野菊蕾，那裏四五根茅草花，雜着蟋蟀草、狗尾草的新芽筍，以及含羞草的淡紅色球蕾。鳳尾草紅旗似的小小嫩芽也豎滿山野；石蒜的球似的鱗莖，也不甘示弱，抽心萌芽，努力把活力示展。

有草的地方必有陽光，有陽光的地方別忘了必有希望。把久壓的石頭挪開，石縫中被扭歪的草莖，才經一兩天照晒，很快地又恢復了生機。

林間的新芽，代替了舊葉，生命的嬗遞，一代代地，完成了任務，於是舊的葉片，在根旁老朽了，化作肥土，把生命昇華，把能力供養新一代的芽苞。

在如此充滿活力的季節裏，農人是幸福的。天氣好，有種必有收成。看新翻的畦行，處處充滿泥土的氣息，噴壺過處，跟着出現漫山遍野的綠，仔細一看，兩葉的、四葉的幼苗，密密緊擠一起，都不辜負人們的期望，把由陽光吸來的一分一毫熱力，努力表現綠意，發揚生命力，蓬勃倔強，新的一代，究是可愛的。連園中的孩子似乎也很快地高起來了。

他倆提起來，一個胳膊下邊一個。日兒想母親一定會大發雷霆。但是她沒有。她仍是一個勁兒的朝着父親笑。「噢，你這討人厭的孩子，」她說。但她不是說日兒。「孩子們，這兒來！拾點東西吃！」高興的父親說。但是月女稍停了一下。「媽，你的衣服扭到一邊去了。」「真的嗎？」母親說。而父親說「真的」，一邊假裝着咬她白潤的肩膀，不過，她把他推開了。於是，他們又都回到那間漂亮的餐廳中去。但是啊——噢！且看出了亂子了。絲帶同玫瑰花都被拉得亂七八糟了。紅色的小餐巾丟在地板上。閃光的玻璃盆，發亮的碟子都弄髒了。廚房幫工的刻意裝飾過的那些食物，拋得到處都是——骨頭啦、食物屑啦、果皮啦，貝殼啦，到處都是。桌上甚至有一瓶酒倒在那裏，酒正徐徐的流到桌布上，可是，就沒有人去把瓶子扶起來。而那座雪白屋頂綠窗子的粉紅房子塌了——塌了——它擺在餐桌中間，一半已經溶掉了。

「來呀，日兒，」父親說，假裝對甚麼都不注意。月女提高了睡褲的褲腿，蹭到餐桌邊上，爬到椅子上站着，提高了聲音叫。「吃一小塊冰。」父親說，又把屋頂捏碎了一塊。母親拿了一個小碟子，遞給他；她的另一隻手臂勾着他脖子。「爸爸，爸爸，」月女尖叫着。「門的把手沒有人吃！小果仁，可以給我吃吧？」說着，她就伸過手去，把它從門上挖下來，一口咬碎，用力的嚼出聲音來。「過來，日兒，」父親說。但是，日兒還在門口站着，忽然，他雙手把頭一抱，放聲慟哭起來。「我想這太可怕，太可怕了！」他啜泣着。「看你的！看你的！」母親說。「你看！」「滾出去！」父親說，不再高興了。「馬上，馬上給我滾出去！」高聲慟哭着，日兒跌跌撞撞的跑到育兒室去了。



## 蕉風月刊

第一一一期

一九六二年一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本售：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訂閱：全年叻幣三元四角